

宗鏡錄

永明壽禪師

目录

第一章 宗鏡錄卷第一	5
第二章 宗鏡錄卷第二	11
第三章 宗鏡錄卷第三	17
第四章 宗鏡錄卷第四	23
第五章 宗鏡錄卷第五	29

第一章 宗鏡錄卷第一

詳夫！祖標禪理，傳默契之正宗；佛演教門，立詮下之大旨。則前賢所稟，後學有歸。是以先列《標宗章》。為有疑故問，以決疑故答。因問而疑情得啟，因答而妙解潛生。謂此圓宗難信難解，是第一之說，備最上之機。若不假立言詮，無以蕩其情執。因指得月，不無方便之門；獲兔忘罟，自合天真之道。次立《問答章》。但以時當末代，罕遇大機，觀淺心浮根微智劣，雖知宗旨的有所歸，問答決疑漸消惑障。欲堅信力，須假證明。廣引祖佛之誠言，密契圓常之大道，遍采經論之要旨，圓成決定之真心。後陳《引證章》。以此三章，通為一觀。搜羅該括，備盡於茲矣。

【問】先德云：若教我立宗定旨，如龜上覓毛，兔邊求角。《楞伽經》偈云：一切法不生，不應立是宗。何故標此章名？

【答】斯言遣滯！若無宗之宗，則宗說兼暢。古佛皆垂方便門，禪宗亦開一線道。切不可執方便而迷大旨，又不可廢方便而絕後陳。然機前無教，教後無實。設有一解一悟，皆是落後之事，屬第二頭。所以《大智度論》云：

以佛眼觀一切十方國土中一切物，尚不見無，何況有法？畢竟空法，能破顛倒，令菩薩成佛。是事尚不可得，何況凡夫顛倒有法？

今依祖佛言教之中，約今學人，隨見心性發明之處，立心為宗。是故西天釋迦文佛云：佛語心為宗，無門為法門。此土初祖達磨大師云：以心傳心，不立文字。則佛佛手授，授斯旨；祖祖相傳，傳此心。已上約祖佛所立宗旨，又諸賢聖所立宗體者。杜順和尚依《華嚴經》，立自性清淨圓明體，此即是如來藏中法性之體。從本已來，性自滿足，處染不垢，修治不淨，故雲自性清淨；性體遍照，無幽不顯，故曰圓明。又隨流加染而不垢，返流除染而不淨。亦可在聖體而不增，處凡身而不減。雖有隱顯之殊，而無差別之異。煩惱覆之則隱，智慧了之則顯。非生因之所生，唯了因之所了。斯即一切眾生自心之體。靈知不昧，寂照無遺。非但華嚴之宗，亦是一切教體。《佛地論》，立一清淨法界體。論云：清淨法界者，一切如來真實自體。無始時來，自性清淨，具足種種過十方界極微塵數性相功德，無生無滅，猶如虛空，遍一切有情。平等共有，與一切法，不一不異，非有非無。離一切相，一切分別，一切名言，皆不能得。唯是清淨聖智所證，二空無我所顯，真如為其自性，諸聖分證，諸佛圓證。此清淨法界，即真如妙心，為諸佛果海之源，作群生實際之地，此皆是立宗之異名，非別有體。或言宗者，尊也，以心為宗，故云：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或言體者，性也，以心為體，故云：知一切法，即心自性。或言智者，以心為智，即是本性寂照之用，所以云：自覺聖智，普光明智等。若約義用而分，則體宗用別者會歸平等，則一道無差。所以《華嚴記》問云：等妙二位，全同如來普光明智者。結成入普，所以，此會說等妙二覺，二覺全同普光明智，即是會歸之義。

【問】等覺同妙覺，於理可然。妙覺之外，何有如來普光明智？為所同耶？

【答】說等覺，說妙覺，即是約位。普光明智，不屬因果，該通因果。其由自覺聖智超絕因果。故《楞伽經》妙覺位外，更立自覺聖智之位。亦猶佛性有因，有果，有因因，有果果。以因取之，是因佛性；以果取之，是果佛性。然則佛性非因非果。普光明智，亦復如是。體絕因果，為因果依，果方究竟，故雲如來。普光明智，或稱為本者，以心為本。故《涅槃疏》云：涅槃宗本者，諸行皆以大涅槃心為本，本立道生。如無綱目不立，無皮毛靡附。心為本故，其宗得立。

【問】若欲明宗，只合純提祖意，何用兼引諸佛菩薩言教，以為指南？故宗門中云：借蝦為眼，無自己

分，只成文字聖人，不入祖位。

【答】從上非是一向不許看教，恐慮不詳佛語，隨文生解，失於佛意，以負初心。或若因詮得旨，不作心境對治，直了佛心，又有何過？只如藥山和尚，一生看《大涅槃經》，手不釋卷。

時有學人問：「和尚尋常不許學人看經，和尚為什麼自看？」

師云：「只為遮眼。」

問：「學人還看得不？」

師云：「汝若看，牛皮也須穿。」

且如西天第一祖師，是本師釋迦牟尼佛，首傳摩訶迦葉為初祖，次第相傳。迄至此土六祖，皆是佛弟子。今引本師之語，訓示弟子，令因言薦道，見法知宗。不外馳求，親明佛意。得旨即入祖位，誰論頓漸之門？見性現證圓通，豈標前後之位？若如是者，何有相違？且如西天上代二十八祖、此土六祖，乃至洪州馬祖大師及南陽忠國師、鵝湖大義禪師、思空山本淨禪師等，並博通經論，圓悟自心，所有示徒，皆引誠證，終不出自胸臆，妄有指陳。是以綿曆歲華，真風不墜。以聖言為定量，邪偽難移；用至教為指南，依憑有據。故圭峰和尚云：謂諸宗始祖，即是釋迦。經是佛語，禪是佛意。諸佛心口，必不相違。諸祖相承根本，是佛親付；菩薩造論始末，唯弘佛經。況迦葉乃至鞠多弘傳，皆兼三藏。及馬鳴龍樹，悉是祖師，造論釋經，數十萬偈，觀風化物，無定事儀，所以凡稱知識，法爾須明佛語，印可自心。若不與了義一乘圓教相應，設證聖果，亦非究竟。今且錄一二以證斯文。洪州馬祖大師云：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，唯傳大乘一心之法，以《楞伽經》印眾生心，恐不信此一心之法。《楞伽經》云：佛語心為宗，無門為法門。何故佛語心為宗？佛語心者，即心即佛，今語即是心語，故云：佛語心為宗。無門為法門者，達本性空，更無一法，性自是門，性無有相，亦無有門，故云：無門為法門，亦名空門，亦名色門。何以故？空是法性空，色是法性色。無形相故，謂之空；知見無盡故，謂之色。故云：如來色無盡，智慧亦復然，隨生諸法處。復有無量三昧門，遠離內外知見情執，亦名總持門，亦名施門。謂不念內外善惡諸法，乃至皆是諸波羅蜜門。色身佛，是實相佛家用。經云：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皆從心想生，亦名法性家焰，亦法性功勳。菩薩行般若時，火燒三界內外諸物盡，於中不損一草葉，為諸法如相故。故經云：不壞於身而隨一相。今知自性是佛，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，更無一法可得，乃至真如不屬一切名，亦無無名。故經云：智不得有無。內外無求，任其本性，亦無任性之心。經云：種種意生身，我說為心量。即無心之心，無量之量。無名為真名，無求是真求。經云：夫求法者，應無所求。心外無別佛，佛外無別心。不取善，不作惡，淨穢兩邊俱不依。法無自性，三界唯心。經云：森羅及萬像，一法之所印。凡所見色，皆是見心。心不自心，因色故心；色不自色，因心故色。故經云：見色即是見心。南陽忠國師云：禪宗法者，應依佛語一乘了義，契取本原心地，轉相傳授，與佛道同。不得依於妄情及不了義教，橫作見解，疑誤後學，俱無利益。縱依師匠領受宗旨，若與了義教相應，即可依行；若不了義教，互不相許，譬如師子身中蟲，自食師子身中肉，非天魔外道，而能破滅佛法矣。

時有禪客問曰：「阿那個是佛心？」

師曰：「牆壁瓦礫，無情之物，並是佛心。」

禪客曰：「與經大相違也。經云：離牆壁瓦礫，無情之物，名為佛性。今雲一切無情之物皆是佛心，未審心之與性，為別不別？」

師曰：「迷人即別，悟人不別。」

禪客曰：「與經又相違也。經云：善男子，心非佛性，佛性是常，心是無常。今雲不別，未審此意如何？」

師曰：「汝自依語不依義。譬如寒月結水為冰，及至暖時釋冰成水。眾生迷時結性成心，悟時釋心成性。汝定執無情之物非心者，經不應言三界唯心。故《華嚴經》云：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今且問汝：無情之物，為在三界內？為在三界外？為復是心不是心？若非心者，經不應言三界唯心。若是心者，又不應言無性。汝自違經，我不違也。」

鵝湖大義禪師，因詔入內，遂問京城諸大師、大德：「汝等以何為道？」

或有對云：「知見為道。」

師云：「《維摩經》云：法離見聞覺知，雲何以知見為道？」

又有對云：「無分別為道。」

師云：「經云：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雲何以無分別為道？」

又皇帝問：「如何是佛性？」

答：「不離陛下所問。」是以或直指明心，或破執入道。以無方之辯，祛必定之執，運無得之智，屈有量之心。思空山本淨禪師，語京城諸大德云：「汝莫執心，此心皆因前塵而有。如鏡中像，無體可得。若執實有者，則失本原，常無自性。」《圓覺經》云：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。《楞伽經》云：不了心及緣，則生二妄想；了心及境界，妄想則不生。《維摩經》云：法非見聞覺知。且引三經，證斯真實。五祖下莊嚴大師，一生示徒，唯舉《維摩經·寶積長者贊佛頌》末四句，云：不著世間如蓮華，常善入於空寂行，達諸法相無掛礙，稽首如空無所依。

學人問云：「此是佛語，欲得和尚自語。」

師云：「佛語即我語，我語即佛語。」

是故初祖西來，創行禪道，欲傳心印，須假佛經，以《楞伽》為證明，知教門之所自。遂得外人息謗，內學稟承，祖胤大興，玄風廣被。是以初心始學之者，未自省發已前，若非聖教正宗，憑何修行進道？設不自生妄見，亦乃盡值邪師。故云：我眼本正，因師故邪。西天九十六種執見之徒，皆是斯類。故知木匪繩而靡直，理非教而不圓。如上略引二三，皆是大善知識，物外宗師，禪苑麟龍，祖門龜鏡。示一教而風行電卷，垂一語而山崩海枯。帝王親師，朝野歸命，叢林取則，後學稟承。終不率自胸襟，違於佛語。凡有釋疑去偽，顯性明宗，無不一一廣引經文，備彰佛意，所以永傳後嗣，不墜家風。若不然者，又焉得至今紹繼昌盛，法力如是，證驗非虛！又若欲研究佛乘，披尋寶藏，一一須消歸自己，言言使冥合真心。但莫執義上之文，隨語生見，直須探詮下之旨，契會本宗，則無師之智現前，天真之道不昧。如《華嚴經》云：知一切法，即心自性，成就慧身，不由他悟。故知教有助道之力，初心安可暫忘？細詳法利無邊，是乃搜揚纂集。且凡論宗旨，唯逗頓機，如日出照高山，馱馬見鞭影。所以丹霞和尚云：「相逢不擊出，舉意便知有。」如今《宗鏡》，尚不待舉意，便自知有。故《首楞嚴經》云：圓明瞭知，不因心念，揚眉動目，早是周遮。如先德頌云：便是猶倍句，動目即差違，若問曹溪旨，不更待揚眉。今為樂佛乘人，實未薦者，假以宗鏡，助顯真心，雖掛文言，妙旨斯在。俯收中下，盡被群機，但任當人，各資己利。百川雖潤，何妨大海廣含？五嶽自高，不礙太陽普照。根機莫等，樂欲匪同，於四門入處雖殊，在一真見時無別。如獲鳥者羅之一目，不可以一目為羅；理國者功在一人，不可以一人為國。如《內德論》云：夫一水無以和羹，一木無以構室，一衣不稱眾體，一藥不療殊疾，一彩無以為文繡，一聲無以諧琴瑟，一言無以勸眾善，一戒無以防多失，何得怪漸頓之異，令法門之專一？故云：如為一人，眾多亦然；如為眾多，一人亦然。豈同劣解凡情，而生局見？我此無礙廣大法門，如虛空非相，不拒諸相發揮，似法性無身，匪礙諸身頓現。須以六相義該攝，斷常之見方消；用十玄門融通，去取之情始絕。又若實得一聞千悟，獲大總持，即胡假言詮，無勞解釋。船筏為渡迷津之者，導師因引失路之人。凡關一切言詮，於圓宗所示，皆為未了，文字性離，即是解脫。迷一切諸法真實之性，向心外取法，而起文字見者，今還將文字對治，示其真實；若悟諸法本源，即不見有文字。及絲毫發現，方知一切諸法，即心自性，則境智融通，色空俱泯。當此親證圓明之際，入斯一法平等之時，又有何法是教而可離？何法是祖而可重？何法是頓而可取？何法是漸而可非？則知皆是識心，橫生分別。所以祖佛善巧，密佈權門，廣備教乘，方便逗會，才得見性，當下無心，乃藥病俱消，教觀鹹息。如《楞伽經》偈云：諸天及梵乘，聲聞緣覺乘，諸佛如來乘，我說此諸乘，乃至有心轉，諸乘非究竟。若彼心滅盡無乘及乘者，無有乘建立，我說為一乘，引導眾生故，分別說諸乘。故先德云：一翳在目，千華亂空；一妄在心，恆沙生滅。翳除華盡，妄滅證真；病差藥除，冰融水在。神丹九轉，點鐵成金；至理一言，轉凡成聖。狂心不歇，歇即菩提；鏡淨心明，本來是佛。

【問】如上所標，已知大意，何用向下更廣開釋？

【答】上根利智，宿習生知，才看題目「宗」之一字，已全入佛智海中，永斷纖疑，頓明大旨，則一言無不略盡，攝之無有遺餘。若直覽至一百卷終，乃至恆沙義趣，龍宮寶藏，鷲嶺金文，則殊說更無異途，舒

之遍周法界。以前略後廣，唯是一心，本卷末舒，皆同一際，終無異旨有隔前宗。都謂迷情妄興取捨，唯見紙墨文字，嫌卷軸多，但執寂默無言，欣為省要，皆是迷心徇境，背覺合塵。不窮動靜之本原，靡達一多之起處，偏生局見，唯懼多聞。如小乘之怖法空，似波旬之難眾善，以不達諸法真實性故，隨諸相轉，墮落有無。如《大涅槃經》云：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字一句，不作字相，不作句相，不作聞相，不作佛相，不作說相，如是義者，名無相相。釋曰：若雲即文字無相，是常見；若雲離文字無相，是斷見。又若執有相相，亦是常見；若執無相相，亦是斷見。但亡即離斷常，四句百非，一切諸見，其旨自現。當親現入《宗鏡》之時，何文言識智之能詮述乎？所以先德云：若覓經，了性真如無可聽；若覓法，難足山間問迦葉。大士持衣在此山，無情不用求專甲。斯則豈可運見聞覺知之心，作文字句義之解？若明宗達性之者，雖廣披尋，尚不見一字之相，終不作言詮之解。以迷心作物者，生斯紙墨之見耳。故《信心銘》云：六塵不惡，還同正覺，智者無為，愚人自縛。如斯達者，則六塵皆是真宗，萬法無非妙理。何局於管見，而迷於大旨耶？豈知諸佛廣大境界，菩薩作用之門？所以大海龍王，置十千之問；釋迦文佛，開八萬勞生之門；普慧菩薩，申二百之疑；普賢大士，答二千樂說之辯。如《華嚴經》普眼法門：假使有人以大海量墨，須彌聚筆，寫於此普眼法門，一品中一門，一門中一法，一法中一義，一義中一句，不得少分，何況能盡？又如《大涅槃經》中佛言：我所覺了一切諸法，如因大地生草木等，為諸眾生所宣說者，如手中葉。只如已所說法，教溢龍宮，龍樹菩薩，暫看有一百洛叉，出在人間，於西天尚百分未及一，翻來東土，故不足言，豈況未所說法耶？斯乃無盡妙旨，非淺智所知；性起法門，何劣解能覽？燕雀焉測鴻鵠之志，井蛙寧識滄海之淵？如師子大哮吼，狸不能為；如香象所負擔，驢不能勝；如毗沙門寶，貧不能等；如金翅鳥飛，鳥不能及。唯依情而起見，但逐物而意移。或說有而不涉空，或言空而不該有，或談略為多外之一，或立廣為一外之多，或離默而執言，或離言而求默，或據事外之理，或著理外之事，殊不能悟此自在圓宗。演廣非多，此是一中之多；標略非一，此是多中之一。談空不斷，斯乃即有之空；論有不常，斯乃即空之有。或有說亦得，此即默中說；或無說亦得，此即說中默。或理事相即亦得，此理是成事之理，此事是顯理之事；或理理相即亦得，以一如無二如，真性常融會；或事事相即亦得，此全理之事，一一無礙；或理事不即亦得；以全事之理非事，所依非能依，不隱真諦故，以全理之事非理，能依非所依，不壞俗諦故。斯則存泯一際，隱顯同時。如闡普眼之法門，皆是理中之義；似舒大千之經卷，非標心外之文。故經云：一法能生無量義，非聲聞緣覺之所知，不同但空孤調之詮，偏枯決定之見。今此無盡妙旨，標一法而眷屬隨生；圓滿性宗，舉一門而諸門普會。非純非雜，不一不多。如五味和其羹，雜彩成其繡，眾寶成其藏，百藥成其丸。邊表融通，義味周足，搜微抉妙，盡《宗鏡》中。依正混融，因果無礙；人法無二，初後同時。凡舉一門，皆能圓攝無盡法界，非內非外，不一不多。舒之則涉入重重，卷之則真門寂寂。如《華嚴經》中，師子座中，莊嚴具內，各出一佛世界塵數菩薩身雲，此是依正人法無礙。又如佛眉間出勝音等佛世界塵數菩薩，此是因果初後無礙。乃至刹土微塵，各各具無邊智德；毛孔身份，一一攝廣大法門。何故如是奇異難思？乃一心融即故爾。以要言之，但一切無邊差別佛事，皆不離無相真心而有。如《華嚴經》頌云：佛住甚深真法性，寂滅無相同虛空。而於第一實義中，示現種種所行事，所作利益眾生事，皆依法性而得有，相與無相無差別，入於究竟皆無相。又《攝大乘論》頌云：即諸三摩地，大師說為心，由心彩畫故，如所作事業。故知凡聖所作，真俗緣生。此一念之心，剎那起時，即具三性三無性六義。謂一念之心，是緣起法，是依他起。情計有實，即是遍計所執。體本空寂，即是圓成，即依三性說三無性，故六義具矣。若一念心起，具斯六義，即具一切法矣。以一切真俗萬法，不出三性三無性故。《法性論》云：凡在起滅，皆非性也。起無起性故，雖起而不常，滅無滅性，雖滅而不斷，如其有性，則陷於四見之網。又云：尋相以推性，見諸法之無性；尋性以求相，見諸法之無相。是以性相互推，悉皆無性。是以若執有性，墮四見之邪林；若了性空，歸一心之正道。故《華嚴經》云：自深入無自性真實法，亦令他入無自性真實法。心得安隱，以茲妙達，方入此宗，則物物冥真，言言契旨。若未親省，不發圓機，言之則乖宗，默之又致失，豈可以四句而取六情所知歟？但祖教並施，定慧雙照，自利利他，則無過矣。設有堅執已解，不信佛言，起自障心，絕他學路。今有十問以定紀綱：還得了了見性，如畫觀色，似文殊等不？還逢緣對境，見色聞聲，舉足下足，開眼合眼，悉得明宗，與道相應不？還覽一代時教，及從上祖師言句，聞深不怖，皆得諦了無疑不？還因差別問

難，種種征詰，能具四辯，盡決他疑不？還於一切時一切處，智照無滯，唵唵圓通，不見一法能為障礙，未曾一剎那中暫令間斷不？還於一切逆順好惡境界現前之時，不為間隔，盡識得破不？還於百法明門心境之內，一一得見微細體性根原起處，不為生死根塵之所惑亂不？還向四威儀中行住坐臥，欽承祇對，著衣吃飯，執作施為之時，一一辯得真實不？還聞說有佛無佛，有眾生無眾生，或贊或毀，或是或非，得一心不動不？還聞差別之智，皆能明達，性相俱通，理事無滯，無有一法不鑒其原，乃至千聖出世，得不疑不？若實未得如是功，不可起過頭欺誑之心，生自許知足之意。直須廣披至教，博問先知，徹祖佛自性之原，到絕學無疑之地，此時方可歇學灰息遊心，或自辦則禪觀相應，或為他則方便開示。設不能遍參法界，廣究群經，但細看《宗鏡》之中，自然得入。此是諸法之要，趣道之門。如守母以識子，得本而知末。提綱而孔孔皆正，牽衣而縷縷俱來。又如以師子筋為琴弦，音聲一奏，一切餘弦悉皆斷壞。此《宗鏡》力，亦復如是。舉之而萬類沈光，顯之而諸門泯跡。以此一則，則破千途，何須苦涉關津，別生岐路？所以志公歌云：六賊和光同塵，無力大難推託，內發解空無相，大乘力能翻卻。唯在玄覽得旨之時，可驗斯文究竟真實。

宗鏡錄卷第一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

第二章 宗鏡錄卷第二

詳夫！祖標禪理，傳默契之正宗；佛演教門，立詮下之大旨。則前賢所稟，後學有歸。是以先列《標宗章》。為有疑故問，以決疑故答。因問而疑情得啟，因答而妙解潛生。謂此圓宗難信難解，是第一之說，備最上之機。若不假立言詮，無以蕩其情執。因指得月，不無方便之門；獲兔忘罟，自合天真之道。次立《問答章》。但以時當末代，罕遇大機，觀淺心浮根微智劣，雖知宗旨的有所歸，問答決疑漸消惑障。欲堅信力，須假證明。廣引祖佛之誠言，密契圓常之大道，遍采經論之要旨，圓成決定之真心。後陳《引證章》。以此三章，通為一觀。搜羅該括，備盡於茲矣。

【問】先德云：若教我立宗定旨，如龜上覓毛，兔邊求角。《楞伽經》偈云：一切法不生，不應立是宗。何故標此章名？

【答】斯言遺滯！若無宗之宗，則宗說兼暢。古佛皆垂方便門，禪宗亦開一線道。切不可執方便而迷大旨，又不可廢方便而絕後陳。然機前無教，教後無實。設有一解一悟，皆是落後之事，屬第二頭。所以《大智度論》云：

以佛眼觀一切十方國土中一切物，尚不見無，何況有法？畢竟空法，能破顛倒，令菩薩成佛。是事尚不可得，何況凡夫顛倒有法？

今依祖佛言教之中，約今學人，隨見心性發明之處，立心為宗。是故西天釋迦文佛云：佛語心為宗，無門為法門。此土初祖達磨大師云：以心傳心，不立文字。則佛佛手授，授斯旨；祖祖相傳，傳此心。已上約祖佛所立宗旨，又諸賢聖所立宗體者。杜順和尚依《華嚴經》，立自性清淨圓明體，此即是如來藏中法性之體。從本已來，性自滿足，處染不垢，修治不淨，故雲自性清淨；性體遍照，無幽不顯，故曰圓明。又隨流加染而不垢，返流除染而不淨。亦可在聖體而不增，處凡身而不減。雖有隱顯之殊，而無差別之異。煩惱覆之則隱，智慧了之則顯。非生因之所生，唯了因之所了。斯即一切眾生自心之體。靈知不昧，寂照無遺。非但華嚴之宗，亦是一切教體。《佛地論》，立一清淨法界體。論云：清淨法界者，一切如來真實自體。無始時來，自性清淨，具足種種過十方界極微塵數性相功德，無生無滅，猶如虛空，遍一切有情。平等共有，與一切法，不一不異，非有非無。離一切相，一切分別，一切名言，皆不能得。唯是清淨聖智所證，二空無我所顯，真如為其自性，諸聖分證，諸佛圓證。此清淨法界，即真如妙心，為諸佛果海之源，作群生實際之地，此皆是立宗之異名，非別有體。或言宗者，尊也，以心為宗，故云：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或言體者，性也，以心為體，故云：知一切法，即心自性。或言智者，以心為智，即是本性寂照之用，所以云：自覺聖智，普光明智等。若約義用而分，則體宗用別者會歸平等，則一道無差。所以《華嚴記》問云：等妙二位，全同如來普光明智者。結成入普，所以，此會說等妙二覺，二覺全同普光明智，即是會歸之義。

【問】等覺同妙覺，於理可然。妙覺之外，何有如來普光明智？為所同耶？

【答】說等覺，說妙覺，即是約位。普光明智，不屬因果，該通因果。其由自覺聖智超絕因果。故《楞伽經》妙覺位外，更立自覺聖智之位。亦猶佛性有因，有果，有因因，有果果。以因取之，是因佛性；以果取之，是果佛性。然則佛性非因非果。普光明智，亦復如是。體絕因果，為因果依，果方究竟，故雲如來。普光明智，或稱為本者，以心為本。故《涅槃疏》云：涅槃宗本者，諸行皆以大涅槃心為本，本立道生。如無綱目不立，無皮毛靡附。心為本故，其宗得立。

【問】若欲明宗，只合純提祖意，何用兼引諸佛菩薩言教，以為指南？故宗門中云：借蝦為眼，無自己

分，只成文字聖人，不入祖位。

【答】從上非是一向不許看教，恐慮不詳佛語，隨文生解，失於佛意，以負初心。或若因詮得旨，不作心境對治，直了佛心，又有何過？只如藥山和尚，一生看《大涅槃經》，手不釋卷。

時有學人問：「和尚尋常不許學人看經，和尚為什麼自看？」

師云：「只為遮眼。」

問：「學人還看得不？」

師云：「汝若看，牛皮也須穿。」

且如西天第一祖師，是本師釋迦牟尼佛，首傳摩訶迦葉為初祖，次第相傳。迄至此土六祖，皆是佛弟子。今引本師之語，訓示弟子，令因言薦道，見法知宗。不外馳求，親明佛意。得旨即入祖位，誰論頓漸之門？見性現證圓通，豈標前後之位？若如是者，何有相違？且如西天上代二十八祖、此土六祖，乃至洪州馬祖大師及南陽忠國師、鵝湖大義禪師、思空山本淨禪師等，並博通經論，圓悟自心，所有示徒，皆引誠證，終不出自胸臆，妄有指陳。是以綿曆歲華，真風不墜。以聖言為定量，邪偽難移；用至教為指南，依憑有據。故圭峰和尚云：謂諸宗始祖，即是釋迦。經是佛語，禪是佛意。諸佛心口，必不相違。諸祖相承根本，是佛親付；菩薩造論始末，唯弘佛經。況迦葉乃至鞠多弘傳，皆兼三藏。及馬鳴龍樹，悉是祖師，造論釋經，數十萬偈，觀風化物，無定事儀，所以凡稱知識，法爾須明佛語，印可自心。若不與了義一乘圓教相應，設證聖果，亦非究竟。今且錄一二以證斯文。洪州馬祖大師云：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，唯傳大乘一心之法，以《楞伽經》印眾生心，恐不信此一心之法。《楞伽經》云：佛語心為宗，無門為法門。何故佛語心為宗？佛語心者，即心即佛，今語即是心語，故云：佛語心為宗。無門為法門者，達本性空，更無一法，性自是門，性無有相，亦無有門，故云：無門為法門，亦名空門，亦名色門。何以故？空是法性空，色是法性色。無形相故，謂之空；知見無盡故，謂之色。故云：如來色無盡，智慧亦復然，隨生諸法處。復有無量三昧門，遠離內外知見情執，亦名總持門，亦名施門。謂不念內外善惡諸法，乃至皆是諸波羅蜜門。色身佛，是實相佛家用。經云：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皆從心想生，亦名法性家焰，亦法性功勳。菩薩行般若時，火燒三界內外諸物盡，於中不損一草葉，為諸法如相故。故經云：不壞於身而隨一相。今知自性是佛，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，更無一法可得，乃至真如不屬一切名，亦無無名。故經云：智不得有無。內外無求，任其本性，亦無任性之心。經云：種種意生身，我說為心量。即無心之心，無量之量。無名為真名，無求是真求。經云：夫求法者，應無所求。心外無別佛，佛外無別心。不取善，不作惡，淨穢兩邊俱不依。法無自性，三界唯心。經云：森羅及萬像，一法之所印。凡所見色，皆是見心。心不自心，因色故心；色不自色，因心故色。故經云：見色即是見心。南陽忠國師云：禪宗法者，應依佛語一乘了義，契取本原心地，轉相傳授，與佛道同。不得依於妄情及不了義教，橫作見解，疑誤後學，俱無利益。縱依師匠領受宗旨，若與了義教相應，即可依行；若不了義教，互不相許，譬如師子身中蟲，自食師子身中肉，非天魔外道，而能破滅佛法矣。

時有禪客問曰：「阿那個是佛心？」

師曰：「牆壁瓦礫，無情之物，並是佛心。」

禪客曰：「與經大相違也。經云：離牆壁瓦礫，無情之物，名為佛性。今雲一切無情之物皆是佛心，未審心之與性，為別不別？」

師曰：「迷人即別，悟人不別。」

禪客曰：「與經又相違也。經云：善男子，心非佛性，佛性是常，心是無常。今雲不別，未審此意如何？」

師曰：「汝自依語不依義。譬如寒月結水為冰，及至暖時釋冰成水。眾生迷時結性成心，悟時釋心成性。汝定執無情之物非心者，經不應言三界唯心。故《華嚴經》云：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今且問汝：無情之物，為在三界內？為在三界外？為復是心不是心？若非心者，經不應言三界唯心。若是心者，又不應言無性。汝自違經，我不違也。」

鵝湖大義禪師，因詔入內，遂問京城諸大師、大德：「汝等以何為道？」

或有對云：「知見為道。」

師云：「《維摩經》云：法離見聞覺知，雲何以知見為道？」

又有對云：「無分別為道。」

師云：「經云：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雲何以無分別為道？」

又皇帝問：「如何是佛性？」

答：「不離陛下所問。」是以或直指明心，或破執入道。以無方之辯，祛必定之執，運無得之智，屈有量之心。思空山本淨禪師，語京城諸大德云：「汝莫執心，此心皆因前塵而有。如鏡中像，無體可得。若執實有者，則失本原，常無自性。」《圓覺經》云：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。《楞伽經》云：不了心及緣，則生二妄想；了心及境界，妄想則不生。《維摩經》云：法非見聞覺知。且引三經，證斯真實。五祖下莊嚴大師，一生示徒，唯舉《維摩經·寶積長者贊佛頌》末四句，云：不著世間如蓮華，常善入於空寂行，達諸法相無掛礙，稽首如空無所依。

學人問云：「此是佛語，欲得和尚自語。」

師云：「佛語即我語，我語即佛語。」

是故初祖西來，創行禪道，欲傳心印，須假佛經，以《楞伽》為證明，知教門之所自。遂得外人息謗，內學稟承，祖胤大興，玄風廣被。是以初心始學之者，未自省發已前，若非聖教正宗，憑何修行進道？設不自生妄見，亦乃盡值邪師。故云：我眼本正，因師故邪。西天九十六種執見之徒，皆是斯類。故知木匪繩而靡直，理非教而不圓。如上略引二三，皆是大善知識，物外宗師，禪苑麟龍，祖門龜鏡。示一教而風行電卷，垂一語而山崩海枯。帝王親師，朝野歸命，叢林取則，後學稟承。終不率自胸襟，違於佛語。凡有釋疑去偽，顯性明宗，無不一一廣引經文，備彰佛意，所以永傳後嗣，不墜家風。若不然者，又焉得至今紹繼昌盛，法力如是，證驗非虛！又若欲研究佛乘，披尋寶藏，一一須消歸自己，言言使冥合真心。但莫執義上之文，隨語生見，直須探詮下之旨，契會本宗，則無師之智現前，天真之道不昧。如《華嚴經》云：知一切法，即心自性，成就慧身，不由他悟。故知教有助道之力，初心安可暫忘？細詳法利無邊，是乃搜揚纂集。且凡論宗旨，唯逗頓機，如日出照高山，馱馬見鞭影。所以丹霞和尚云：「相逢不擊出，舉意便知有。」如今《宗鏡》，尚不待舉意，便自知有。故《首楞嚴經》云：圓明瞭知，不因心念，揚眉動目，早是周遮。如先德頌云：便是猶倍句，動目即差違，若問曹溪旨，不更待揚眉。今為樂佛乘人，實未薦者，假以宗鏡，助顯真心，雖掛文言，妙旨斯在。俯收中下，盡被群機，但任當人，各資己利。百川雖潤，何妨大海廣含？五嶽自高，不礙太陽普照。根機莫等，樂欲匪同，於四門入處雖殊，在一真見時無別。如獲鳥者羅之一目，不可以一目為羅；理國者功在一人，不可以一人為國。如《內德論》云：夫一水無以和羹，一木無以構室，一衣不稱眾體，一藥不療殊疾，一彩無以為文繡，一聲無以諧琴瑟，一言無以勸眾善，一戒無以防多失，何得怪漸頓之異，令法門之專一？故云：如為一人，眾多亦然；如為眾多，一人亦然。豈同劣解凡情，而生局見？我此無礙廣大法門，如虛空非相，不拒諸相發揮，似法性無身，匪礙諸身頓現。須以六相義該攝，斷常之見方消；用十玄門融通，去取之情始絕。又若實得一聞千悟，獲大總持，即胡假言詮，無勞解釋。船筏為渡迷津之者，導師因引失路之人。凡關一切言詮，於圓宗所示，皆為未了，文字性離，即是解脫。迷一切諸法真實之性，向心外取法，而起文字見者，今還將文字對治，示其真實；若悟諸法本源，即不見有文字。及絲毫發現，方知一切諸法，即心自性，則境智融通，色空俱泯。當此親證圓明之際，入斯一法平等之時，又有何法是教而可離？何法是祖而可重？何法是頓而可取？何法是漸而可非？則知皆是識心，橫生分別。所以祖佛善巧，密佈權門，廣備教乘，方便逗會，才得見性，當下無心，乃藥病俱消，教觀鹹息。如《楞伽經》偈云：諸天及梵乘，聲聞緣覺乘，諸佛如來乘，我說此諸乘，乃至有心轉，諸乘非究竟。若彼心滅盡無乘及乘者，無有乘建立，我說為一乘，引導眾生故，分別說諸乘。故先德云：一翳在目，千華亂空；一妄在心，恆沙生滅。翳除華盡，妄滅證真；病差藥除，冰融水在。神丹九轉，點鐵成金；至理一言，轉凡成聖。狂心不歇，歇即菩提；鏡淨心明，本來是佛。

【問】如上所標，已知大意，何用向下更廣開釋？

【答】上根利智，宿習生知，才看題目「宗」之一字，已全入佛智海中，永斷纖疑，頓明大旨，則一言無不略盡，攝之無有遺餘。若直覽至一百卷終，乃至恆沙義趣，龍宮寶藏，鷲嶺金文，則殊說更無異途，舒

之遍周法界。以前略後廣，唯是一心，本卷末舒，皆同一際，終無異旨有隔前宗。都謂迷情妄興取捨，唯見紙墨文字，嫌卷軸多，但執寂默無言，欣為省要，皆是迷心徇境，背覺合塵。不窮動靜之本原，靡達一多之起處，偏生局見，唯懼多聞。如小乘之怖法空，似波旬之難眾善，以不達諸法真實性故，隨諸相轉，墮落有無。如《大涅槃經》云：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字一句，不作字相，不作句相，不作聞相，不作佛相，不作說相，如是義者，名無相相。釋曰：若雲即文字無相，是常見；若雲離文字無相，是斷見。又若執有相相，亦是常見；若執無相相，亦是斷見。但亡即離斷常，四句百非，一切諸見，其旨自現。當親現入《宗鏡》之時，何文言識智之能詮述乎？所以先德云：若覓經，了性真如無可聽；若覓法，難足山間問迦葉。大士持衣在此山，無情不用求專甲。斯則豈可運見聞覺知之心，作文字句義之解？若明宗達性之者，雖廣披尋，尚不見一字之相，終不作言詮之解。以迷心作物者，生斯紙墨之見耳。故《信心銘》云：六塵不惡，還同正覺，智者無為，愚人自縛。如斯達者，則六塵皆是真宗，萬法無非妙理。何局於管見，而迷於大旨耶？豈知諸佛廣大境界，菩薩作用之門？所以大海龍王，置十千之問；釋迦文佛，開八萬勞生之門；普慧菩薩，申二百之疑；普賢大士，答二千樂說之辯。如《華嚴經》普眼法門：假使有人以大海量墨，須彌聚筆，寫於此普眼法門，一品中一門，一門中一法，一法中一義，一義中一句，不得少分，何況能盡？又如《大涅槃經》中佛言：我所覺了一切諸法，如因大地生草木等，為諸眾生所宣說者，如手中葉。只如已所說法，教溢龍宮，龍樹菩薩，暫看有一百洛叉，出在人間，於西天尚百分未及一，翻來東土，故不足言，豈況未所說法耶？斯乃無盡妙旨，非淺智所知；性起法門，何劣解能覽？燕雀焉測鴻鵠之志，井蛙寧識滄海之淵？如師子大哮吼，狸不能為；如香象所負擔，驢不能勝；如毗沙門寶，貧不能等；如金翅鳥飛，鳥不能及。唯依情而起見，但逐物而意移。或說有而不涉空，或言空而不該有，或談略為多外之一，或立廣為一外之多，或離默而執言，或離言而求默，或據事外之理，或著理外之事，殊不能悟此自在圓宗。演廣非多，此是一中之多；標略非一，此是多中之一。談空不斷，斯乃即有之空；論有不常，斯乃即空之有。或有說亦得，此即默中說；或無說亦得，此即說中默。或理事相即亦得，此理是成事之理，此事是顯理之事；或理理相即亦得，以一如無二如，真性常融會；或事事相即亦得，此全理之事，一一無礙；或理事不即亦得；以全事之理非事，所依非能依，不隱真諦故，以全理之事非理，能依非所依，不壞俗諦故。斯則存泯一際，隱顯同時。如闡普眼之法門，皆是理中之義；似舒大千之經卷，非標心外之文。故經云：一法能生無量義，非聲聞緣覺之所知，不同但空孤調之詮，偏枯決定之見。今此無盡妙旨，標一法而眷屬隨生；圓滿性宗，舉一門而諸門普會。非純非雜，不一不多。如五味和其羹，雜彩成其繡，眾寶成其藏，百藥成其丸。邊表融通，義味周足，搜微抉妙，盡《宗鏡》中。依正混融，因果無礙；人法無二，初後同時。凡舉一門，皆能圓攝無盡法界，非內非外，不一不多。舒之則涉入重重，卷之則真門寂寂。如《華嚴經》中，師子座中，莊嚴具內，各出一佛世界塵數菩薩身雲，此是依正人法無礙。又如佛眉間出勝音等佛世界塵數菩薩，此是因果初後無礙。乃至剎土微塵，各各具無邊智德；毛孔身份，一一攝廣大法門。何故如是奇異難思？乃一心融即故爾。以要言之，但一切無邊差別佛事，皆不離無相真心而有。如《華嚴經》頌云：佛住甚深真法性，寂滅無相同虛空。而於第一實義中，示現種種所行事，所作利益眾生事，皆依法性而得有，相與無相無差別，入於究竟皆無相。又《攝大乘論》頌云：即諸三摩地，大師說為心，由心彩畫故，如所作事業。故知凡聖所作，真俗緣生。此一念之心，剎那起時，即具三性三無性六義。謂一念之心，是緣起法，是依他起。情計有實，即是遍計所執。體本空寂，即是圓成，即依三性說三無性，故六義具矣。若一念心起，具斯六義，即具一切法矣。以一切真俗萬法，不出三性三無性故。《法性論》云：凡在起滅，皆非性也。起無起性故，雖起而不常，滅無滅性，雖滅而不斷，如其有性，則陷於四見之網。又云：尋相以推性，見諸法之無性；尋性以求相，見諸法之無相。是以性相互推，悉皆無性。是以若執有性，墮四見之邪林；若了性空，歸一心之正道。故《華嚴經》云：自深入無自性真實法，亦令他入無自性真實法。心得安隱，以茲妙達，方入此宗，則物物冥真，言言契旨。若未親省，不發圓機，言之則乖宗，默之又致失，豈可以四句而取六情所知歟？但祖教並施，定慧雙照，自利利他，則無過矣。設有堅執已解，不信佛言，起自障心，絕他學路。今有十問以定紀綱：還得了了見性，如畫觀色，似文殊等不？還逢緣對境，見色聞聲，舉足下足，開眼合眼，悉得明宗，與道相應不？還覽一代時教，及從上祖師言句，聞深不怖，皆得諦了無疑不？還因差別問

難，種種征詰，能具四辯，盡決他疑不？還於一切時一切處，智照無滯，唵唵圓通，不見一法能為障礙，未曾一剎那中暫令間斷不？還於一切逆順好惡境界現前之時，不為間隔，盡識得破不？還於百法明門心境之內，一一得見微細體性根原起處，不為生死根塵之所惑亂不？還向四威儀中行住坐臥，欽承祇對，著衣吃飯，執作施為之時，一一辯得真實不？還聞說有佛無佛，有眾生無眾生，或贊或毀，或是或非，得一心不動不？還聞差別之智，皆能明達，性相俱通，理事無滯，無有一法不鑒其原，乃至千聖出世，得不疑不？若實未得如是功，不可起過頭欺誑之心，生自許知足之意。直須廣披至教，博問先知，徹祖佛自性之原，到絕學無疑之地，此時方可歇學灰息遊心，或自辦則禪觀相應，或為他則方便開示。設不能遍參法界，廣究群經，但細看《宗鏡》之中，自然得入。此是諸法之要，趣道之門。如守母以識子，得本而知末。提綱而孔孔皆正，牽衣而縷縷俱來。又如以師子筋為琴弦，音聲一奏，一切餘弦悉皆斷壞。此《宗鏡》力，亦復如是。舉之而萬類沈光，顯之而諸門泯跡。以此一則，則破千途，何須苦涉關津，別生岐路？所以志公歌云：六賊和光同塵，無力大難推託，內發解空無相，大乘力能翻卻。唯在玄覽得旨之時，可驗斯文究竟真實。

宗鏡錄卷第一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

第三章 宗鏡錄卷第三

詳夫！祖標禪理，傳默契之正宗；佛演教門，立詮下之大旨。則前賢所稟，後學有歸。是以先列《標宗章》。為有疑故問，以決疑故答。因問而疑情得啟，因答而妙解潛生。謂此圓宗難信難解，是第一之說，備最上之機。若不假立言詮，無以蕩其情執。因指得月，不無方便之門；獲兔忘罟，自合天真之道。次立《問答章》。但以時當末代，罕遇大機，觀淺心浮根微智劣，雖知宗旨的有所歸，問答決疑漸消惑障。欲堅信力，須假證明。廣引祖佛之誠言，密契圓常之大道，遍采經論之要旨，圓成決定之真心。後陳《引證章》。以此三章，通為一觀。搜羅該括，備盡於茲矣。

【問】先德云：若教我立宗定旨，如龜上覓毛，兔邊求角。《楞伽經》偈云：一切法不生，不應立是宗。何故標此章名？

【答】斯言遣滯！若無宗之宗，則宗說兼暢。古佛皆垂方便門，禪宗亦開一線道。切不可執方便而迷大旨，又不可廢方便而絕後陳。然機前無教，教後無實。設有一解一悟，皆是落後之事，屬第二頭。所以《大智度論》云：

以佛眼觀一切十方國土中一切物，尚不見無，何況有法？畢竟空法，能破顛倒，令菩薩成佛。是事尚不可得，何況凡夫顛倒有法？

今依祖佛言教之中，約今學人，隨見心性發明之處，立心為宗。是故西天釋迦文佛云：佛語心為宗，無門為法門。此土初祖達磨大師云：以心傳心，不立文字。則佛佛手授，授斯旨；祖祖相傳，傳此心。已上約祖佛所立宗旨，又諸賢聖所立宗體者。杜順和尚依《華嚴經》，立自性清淨圓明體，此即是如來藏中法性之體。從本已來，性自滿足，處染不垢，修治不淨，故雲自性清淨；性體遍照，無幽不顯，故曰圓明。又隨流加染而不垢，返流除染而不淨。亦可在聖體而不增，處凡身而不減。雖有隱顯之殊，而無差別之異。煩惱覆之則隱，智慧了之則顯。非生因之所生，唯了因之所了。斯即一切眾生自心之體。靈知不昧，寂照無遺。非但華嚴之宗，亦是一切教體。《佛地論》，立一清淨法界體。論云：清淨法界者，一切如來真實自體。無始時來，自性清淨，具足種種過十方界極微塵數性相功德，無生無滅，猶如虛空，遍一切有情。平等共有，與一切法，不一不異，非有非無。離一切相，一切分別，一切名言，皆不能得。唯是清淨聖智所證，二空無我所顯，真如為其自性，諸聖分證，諸佛圓證。此清淨法界，即真如妙心，為諸佛果海之源，作群生實際之地，此皆是立宗之異名，非別有體。或言宗者，尊也，以心為宗，故云：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或言體者，性也，以心為體，故云：知一切法，即心自性。或言智者，以心為智，即是本性寂照之用，所以云：自覺聖智，普光明智等。若約義用而分，則體宗用別者會歸平等，則一道無差。所以《華嚴記》問云：等妙二位，全同如來普光明智者。結成入普，所以，此會說等妙二覺，二覺全同普光明智，即是會歸之義。

【問】等覺同妙覺，於理可然。妙覺之外，何有如來普光明智？為所同耶？

【答】說等覺，說妙覺，即是約位。普光明智，不屬因果，該通因果。其由自覺聖智超絕因果。故《楞伽經》妙覺位外，更立自覺聖智之位。亦猶佛性有因，有果，有因因，有果果。以因取之，是因佛性；以果取之，是果佛性。然則佛性非因非果。普光明智，亦復如是。體絕因果，為因果依，果方究竟，故雲如來。普光明智，或稱為本者，以心為本。故《涅槃疏》云：涅槃宗本者，諸行皆以大涅槃心為本，本立道生。如無綱目不立，無皮毛靡附。心為本故，其宗得立。

【問】若欲明宗，只合純提祖意，何用兼引諸佛菩薩言教，以為指南？故宗門中云：借蝦為眼，無自己

分，只成文字聖人，不入祖位。

【答】從上非是一向不許看教，恐慮不詳佛語，隨文生解，失於佛意，以負初心。或若因詮得旨，不作心境對治，直了佛心，又有何過？只如藥山和尚，一生看《大涅槃經》，手不釋卷。

時有學人問：「和尚尋常不許學人看經，和尚為什麼自看？」

師云：「只為遮眼。」

問：「學人還看得不？」

師云：「汝若看，牛皮也須穿。」

且如西天第一祖師，是本師釋迦牟尼佛，首傳摩訶迦葉為初祖，次第相傳。迄至此土六祖，皆是佛弟子。今引本師之語，訓示弟子，令因言薦道，見法知宗。不外馳求，親明佛意。得旨即入祖位，誰論頓漸之門？見性現證圓通，豈標前後之位？若如是者，何有相違？且如西天上代二十八祖、此土六祖，乃至洪州馬祖大師及南陽忠國師、鵝湖大義禪師、思空山本淨禪師等，並博通經論，圓悟自心，所有示徒，皆引誠證，終不出自胸臆，妄有指陳。是以綿曆歲華，真風不墜。以聖言為定量，邪偽難移；用至教為指南，依憑有據。故圭峰和尚云：謂諸宗始祖，即是釋迦。經是佛語，禪是佛意。諸佛心口，必不相違。諸祖相承根本，是佛親付；菩薩造論始末，唯弘佛經。況迦葉乃至鞠多弘傳，皆兼三藏。及馬鳴龍樹，悉是祖師，造論釋經，數十萬偈，觀風化物，無定事儀，所以凡稱知識，法爾須明佛語，印可自心。若不與了義一乘圓教相應，設證聖果，亦非究竟。今且錄一二以證斯文。洪州馬祖大師云：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，唯傳大乘一心之法，以《楞伽經》印眾生心，恐不信此一心之法。《楞伽經》云：佛語心為宗，無門為法門。何故佛語心為宗？佛語心者，即心即佛，今語即是心語，故云：佛語心為宗。無門為法門者，達本性空，更無一法，性自是門，性無有相，亦無有門，故云：無門為法門，亦名空門，亦名色門。何以故？空是法性空，色是法性色。無形相故，謂之空；知見無盡故，謂之色。故云：如來色無盡，智慧亦復然，隨生諸法處。復有無量三昧門，遠離內外知見情執，亦名總持門，亦名施門。謂不念內外善惡諸法，乃至皆是諸波羅蜜門。色身佛，是實相佛家用。經云：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皆從心想生，亦名法性家焰，亦法性功勳。菩薩行般若時，火燒三界內外諸物盡，於中不損一草葉，為諸法如相故。故經云：不壞於身而隨一相。今知自性是佛，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，更無一法可得，乃至真如不屬一切名，亦無無名。故經云：智不得有無。內外無求，任其本性，亦無任性之心。經云：種種意生身，我說為心量。即無心之心，無量之量。無名為真名，無求是真求。經云：夫求法者，應無所求。心外無別佛，佛外無別心。不取善，不作惡，淨穢兩邊俱不依。法無自性，三界唯心。經云：森羅及萬像，一法之所印。凡所見色，皆是見心。心不自心，因色故心；色不自色，因心故色。故經云：見色即是見心。南陽忠國師云：禪宗法者，應依佛語一乘了義，契取本原心地，轉相傳授，與佛道同。不得依於妄情及不了義教，橫作見解，疑誤後學，俱無利益。縱依師匠領受宗旨，若與了義教相應，即可依行；若不了義教，互不相許，譬如師子身中蟲，自食師子身中肉，非天魔外道，而能破滅佛法矣。

時有禪客問曰：「阿那個是佛心？」

師曰：「牆壁瓦礫，無情之物，並是佛心。」

禪客曰：「與經大相違也。經云：離牆壁瓦礫，無情之物，名為佛性。今雲一切無情之物皆是佛心，未審心之與性，為別不別？」

師曰：「迷人即別，悟人不別。」

禪客曰：「與經又相違也。經云：善男子，心非佛性，佛性是常，心是無常。今雲不別，未審此意如何？」

師曰：「汝自依語不依義。譬如寒月結水為冰，及至暖時釋冰成水。眾生迷時結性成心，悟時釋心成性。汝定執無情之物非心者，經不應言三界唯心。故《華嚴經》云：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今且問汝：無情之物，為在三界內？為在三界外？為復是心不是心？若非心者，經不應言三界唯心。若是心者，又不應言無性。汝自違經，我不違也。」

鵝湖大義禪師，因詔入內，遂問京城諸大師、大德：「汝等以何為道？」

或有對云：「知見為道。」

師云：「《維摩經》云：法離見聞覺知，雲何以知見為道？」

又有對云：「無分別為道。」

師云：「經云：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雲何以無分別為道？」

又皇帝問：「如何是佛性？」

答：「不離陛下所問。」是以或直指明心，或破執入道。以無方之辯，祛必定之執，運無得之智，屈有量之心。思空山本淨禪師，語京城諸大德云：「汝莫執心，此心皆因前塵而有。如鏡中像，無體可得。若執實有者，則失本原，常無自性。」《圓覺經》云：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。《楞伽經》云：不了心及緣，則生二妄想；了心及境界，妄想則不生。《維摩經》云：法非見聞覺知。且引三經，證斯真實。五祖下莊嚴大師，一生示徒，唯舉《維摩經·寶積長者贊佛頌》末四句，云：不著世間如蓮華，常善入於空寂行，達諸法相無掛礙，稽首如空無所依。

學人問云：「此是佛語，欲得和尚自語。」

師云：「佛語即我語，我語即佛語。」

是故初祖西來，創行禪道，欲傳心印，須假佛經，以《楞伽》為證明，知教門之所自。遂得外人息謗，內學稟承，祖胤大興，玄風廣被。是以初心始學之者，未自省發已前，若非聖教正宗，憑何修行進道？設不自生妄見，亦乃盡值邪師。故云：我眼本正，因師故邪。西天九十六種執見之徒，皆是斯類。故知木匪繩而靡直，理非教而不圓。如上略引二三，皆是大善知識，物外宗師，禪苑麟龍，祖門龜鏡。示一教而風行電卷，垂一語而山崩海枯。帝王親師，朝野歸命，叢林取則，後學稟承。終不率自胸襟，違於佛語。凡有釋疑去偽，顯性明宗，無不一一廣引經文，備彰佛意，所以永傳後嗣，不墜家風。若不然者，又焉得至今紹繼昌盛，法力如是，證驗非虛！又若欲研究佛乘，披尋寶藏，一一須消歸自己，言言使冥合真心。但莫執義上之文，隨語生見，直須探詮下之旨，契會本宗，則無師之智現前，天真之道不昧。如《華嚴經》云：知一切法，即心自性，成就慧身，不由他悟。故知教有助道之力，初心安可暫忘？細詳法利無邊，是乃搜揚纂集。且凡論宗旨，唯逗頓機，如日出照高山，馱馬見鞭影。所以丹霞和尚云：「相逢不擊出，舉意便知有。」如今《宗鏡》，尚不待舉意，便自知有。故《首楞嚴經》云：圓明瞭知，不因心念，揚眉動目，早是周遮。如先德頌云：便是猶倍句，動目即差違，若問曹溪旨，不更待揚眉。今為樂佛乘人，實未薦者，假以宗鏡，助顯真心，雖掛文言，妙旨斯在。俯收中下，盡被群機，但任當人，各資己利。百川雖潤，何妨大海廣含？五嶽自高，不礙太陽普照。根機莫等，樂欲匪同，於四門入處雖殊，在一真見時無別。如獲鳥者羅之一目，不可以一目為羅；理國者功在一人，不可以一人為國。如《內德論》云：夫一水無以和羹，一木無以構室，一衣不稱眾體，一藥不療殊疾，一彩無以為文繡，一聲無以諧琴瑟，一言無以勸眾善，一戒無以防多失，何得怪漸頓之異，令法門之專一？故云：如為一人，眾多亦然；如為眾多，一人亦然。豈同劣解凡情，而生局見？我此無礙廣大法門，如虛空非相，不拒諸相發揮，似法性無身，匪礙諸身頓現。須以六相義該攝，斷常之見方消；用十玄門融通，去取之情始絕。又若實得一聞千悟，獲大總持，即胡假言詮，無勞解釋。船筏為渡迷津之者，導師因引失路之人。凡關一切言詮，於圓宗所示，皆為未了，文字性離，即是解脫。迷一切諸法真實之性，向心外取法，而起文字見者，今還將文字對治，示其真實；若悟諸法本源，即不見有文字。及絲毫發現，方知一切諸法，即心自性，則境智融通，色空俱泯。當此親證圓明之際，入斯一法平等之時，又有何法是教而可離？何法是祖而可重？何法是頓而可取？何法是漸而可非？則知皆是識心，橫生分別。所以祖佛善巧，密佈權門，廣備教乘，方便逗會，才得見性，當下無心，乃藥病俱消，教觀鹹息。如《楞伽經》偈云：諸天及梵乘，聲聞緣覺乘，諸佛如來乘，我說此諸乘，乃至有心轉，諸乘非究竟。若彼心滅盡無乘及乘者，無有乘建立，我說為一乘，引導眾生故，分別說諸乘。故先德云：一翳在目，千華亂空；一妄在心，恆沙生滅。翳除華盡，妄滅證真；病差藥除，冰融水在。神丹九轉，點鐵成金；至理一言，轉凡成聖。狂心不歇，歇即菩提；鏡淨心明，本來是佛。

【問】如上所標，已知大意，何用向下更廣開釋？

【答】上根利智，宿習生知，才看題目「宗」之一字，已全入佛智海中，永斷纖疑，頓明大旨，則一言無不略盡，攝之無有遺餘。若直覽至一百卷終，乃至恆沙義趣，龍宮寶藏，鷲嶺金文，則殊說更無異途，舒

之遍周法界。以前略後廣，唯是一心，本卷末舒，皆同一際，終無異旨有隔前宗。都謂迷情妄興取捨，唯見紙墨文字，嫌卷軸多，但執寂默無言，欣為省要，皆是迷心徇境，背覺合塵。不窮動靜之本原，靡達一多之起處，偏生局見，唯懼多聞。如小乘之怖法空，似波旬之難眾善，以不達諸法真實性故，隨諸相轉，墮落有無。如《大涅槃經》云：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字一句，不作字相，不作句相，不作聞相，不作佛相，不作說相，如是義者，名無相相。釋曰：若雲即文字無相，是常見；若雲離文字無相，是斷見。又若執有相相，亦是常見；若執無相相，亦是斷見。但亡即離斷常，四句百非，一切諸見，其旨自現。當親現入《宗鏡》之時，何文言識智之能詮述乎？所以先德云：若覓經，了性真如無可聽；若覓法，難足山間問迦葉。大士持衣在此山，無情不用求專甲。斯則豈可運見聞覺知之心，作文字句義之解？若明宗達性之者，雖廣披尋，尚不見一字之相，終不作言詮之解。以迷心作物者，生斯紙墨之見耳。故《信心銘》云：六塵不惡，還同正覺，智者無為，愚人自縛。如斯達者，則六塵皆是真宗，萬法無非妙理。何局於管見，而迷於大旨耶？豈知諸佛廣大境界，菩薩作用之門？所以大海龍王，置十千之問；釋迦文佛，開八萬勞生之門；普慧菩薩，申二百之疑；普賢大士，答二千樂說之辯。如《華嚴經》普眼法門：假使有人以大海量墨，須彌聚筆，寫於此普眼法門，一品中一門，一門中一法，一法中一義，一義中一句，不得少分，何況能盡？又如《大涅槃經》中佛言：我所覺了一切諸法，如因大地生草木等，為諸眾生所宣說者，如手中葉。只如已所說法，教溢龍宮，龍樹菩薩，暫看有一百洛叉，出在人間，於西天尚百分未及一，翻來東土，故不足言，豈況未所說法耶？斯乃無盡妙旨，非淺智所知；性起法門，何劣解能覽？燕雀焉測鴻鵠之志，井蛙寧識滄海之淵？如師子大哮吼，狸不能為；如香象所負擔，驢不能勝；如毗沙門寶，貧不能等；如金翅鳥飛，鳥不能及。唯依情而起見，但逐物而意移。或說有而不涉空，或言空而不該有，或談略為多外之一，或立廣為一外之多，或離默而執言，或離言而求默，或據事外之理，或著理外之事，殊不能悟此自在圓宗。演廣非多，此是一中之多；標略非一，此是多中之一。談空不斷，斯乃即有之空；論有不常，斯乃即空之有。或有說亦得，此即默中說；或無說亦得，此即說中默。或理事相即亦得，此理是成事之理，此事是顯理之事；或理理相即亦得，以一如無二如，真性常融會；或事事相即亦得，此全理之事，一一無礙；或理事不即亦得；以全事之理非事，所依非能依，不隱真諦故，以全理之事非理，能依非所依，不壞俗諦故。斯則存泯一際，隱顯同時。如闡普眼之法門，皆是理中之義；似舒大千之經卷，非標心外之文。故經云：一法能生無量義，非聲聞緣覺之所知，不同但空孤調之詮，偏枯決定之見。今此無盡妙旨，標一法而眷屬隨生；圓滿性宗，舉一門而諸門普會。非純非雜，不一不多。如五味和其羹，雜彩成其繡，眾寶成其藏，百藥成其丸。邊表融通，義味周足，搜微抉妙，盡《宗鏡》中。依正混融，因果無礙；人法無二，初後同時。凡舉一門，皆能圓攝無盡法界，非內非外，不一不多。舒之則涉入重重，卷之則真門寂寂。如《華嚴經》中，師子座中，莊嚴具內，各出一佛世界塵數菩薩身雲，此是依正人法無礙。又如佛眉間出勝音等佛世界塵數菩薩，此是因果初後無礙。乃至剎土微塵，各各具無邊智德；毛孔身份，一一攝廣大法門。何故如是奇異難思？乃一心融即故爾。以要言之，但一切無邊差別佛事，皆不離無相真心而有。如《華嚴經》頌云：佛住甚深真法性，寂滅無相同虛空。而於第一實義中，示現種種所行事，所作利益眾生事，皆依法性而得有，相與無相無差別，入於究竟皆無相。又《攝大乘論》頌云：即諸三摩地，大師說為心，由心彩畫故，如所作事業。故知凡聖所作，真俗緣生。此一念之心，剎那起時，即具三性三無性六義。謂一念之心，是緣起法，是依他起。情計有實，即是遍計所執。體本空寂，即是圓成，即依三性說三無性，故六義具矣。若一念心起，具斯六義，即具一切法矣。以一切真俗萬法，不出三性三無性故。《法性論》云：凡在起滅，皆非性也。起無起性故，雖起而不常，滅無滅性，雖滅而不斷，如其有性，則陷於四見之網。又云：尋相以推性，見諸法之無性；尋性以求相，見諸法之無相。是以性相互推，悉皆無性。是以若執有性，墮四見之邪林；若了性空，歸一心之正道。故《華嚴經》云：自深入無自性真實法，亦令他入無自性真實法。心得安隱，以茲妙達，方入此宗，則物物冥真，言言契旨。若未親省，不發圓機，言之則乖宗，默之又致失，豈可以四句而取六情所知歟？但祖教並施，定慧雙照，自利利他，則無過矣。設有堅執已解，不信佛言，起自障心，絕他學路。今有十問以定紀綱：還得了了見性，如畫觀色，似文殊等不？還逢緣對境，見色聞聲，舉足下足，開眼合眼，悉得明宗，與道相應不？還覽一代時教，及從上祖師言句，聞深不怖，皆得諦了無疑不？還因差別問

難，種種征詰，能具四辯，盡決他疑不？還於一切時一切處，智照無滯，唵唵圓通，不見一法能為障礙，未曾一剎那中暫令間斷不？還於一切逆順好惡境界現前之時，不為間隔，盡識得破不？還於百法明門心境之內，一一得見微細體性根原起處，不為生死根塵之所惑亂不？還向四威儀中行住坐臥，欽承祇對，著衣吃飯，執作施為之時，一一辯得真實不？還聞說有佛無佛，有眾生無眾生，或贊或毀，或是或非，得一心不動不？還聞差別之智，皆能明達，性相俱通，理事無滯，無有一法不鑒其原，乃至千聖出世，得不疑不？若實未得如是功，不可起過頭欺誑之心，生自許知足之意。直須廣披至教，博問先知，徹祖佛自性之原，到絕學無疑之地，此時方可歇學灰息遊心，或自辦則禪觀相應，或為他則方便開示。設不能遍參法界，廣究群經，但細看《宗鏡》之中，自然得入。此是諸法之要，趣道之門。如守母以識子，得本而知末。提綱而孔孔皆正，牽衣而縷縷俱來。又如以師子筋為琴弦，音聲一奏，一切餘弦悉皆斷壞。此《宗鏡》力，亦復如是。舉之而萬類沈光，顯之而諸門泯跡。以此一則，則破千途，何須苦涉關津，別生岐路？所以志公歌云：六賊和光同塵，無力大難推託，內發解空無相，大乘力能翻卻。唯在玄覽得旨之時，可驗斯文究竟真實。

宗鏡錄卷第一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

第四章 宗鏡錄卷第四

詳夫！祖標禪理，傳默契之正宗；佛演教門，立詮下之大旨。則前賢所稟，後學有歸。是以先列《標宗章》。為有疑故問，以決疑故答。因問而疑情得啟，因答而妙解潛生。謂此圓宗難信難解，是第一之說，備最上之機。若不假立言詮，無以蕩其情執。因指得月，不無方便之門；獲兔忘罟，自合天真之道。次立《問答章》。但以時當末代，罕遇大機，觀淺心浮根微智劣，雖知宗旨的有所歸，問答決疑漸消惑障。欲堅信力，須假證明。廣引祖佛之誠言，密契圓常之大道，遍采經論之要旨，圓成決定之真心。後陳《引證章》。以此三章，通為一觀。搜羅該括，備盡於茲矣。

【問】先德云：若教我立宗定旨，如龜上覓毛，兔邊求角。《楞伽經》偈云：一切法不生，不應立是宗。何故標此章名？

【答】斯言遺滯！若無宗之宗，則宗說兼暢。古佛皆垂方便門，禪宗亦開一線道。切不可執方便而迷大旨，又不可廢方便而絕後陳。然機前無教，教後無實。設有一解一悟，皆是落後之事，屬第二頭。所以《大智度論》云：

以佛眼觀一切十方國土中一切物，尚不見無，何況有法？畢竟空法，能破顛倒，令菩薩成佛。是事尚不可得，何況凡夫顛倒有法？

今依祖佛言教之中，約今學人，隨見心性發明之處，立心為宗。是故西天釋迦文佛云：佛語心為宗，無門為法門。此土初祖達磨大師云：以心傳心，不立文字。則佛佛手授，授斯旨；祖祖相傳，傳此心。已上約祖佛所立宗旨，又諸賢聖所立宗體者。杜順和尚依《華嚴經》，立自性清淨圓明體，此即是如來藏中法性之體。從本已來，性自滿足，處染不垢，修治不淨，故雲自性清淨；性體遍照，無幽不顯，故曰圓明。又隨流加染而不垢，返流除染而不淨。亦可在聖體而不增，處凡身而不減。雖有隱顯之殊，而無差別之異。煩惱覆之則隱，智慧了之則顯。非生因之所生，唯了因之所了。斯即一切眾生自心之體。靈知不昧，寂照無遺。非但華嚴之宗，亦是一切教體。《佛地論》，立一清淨法界體。論云：清淨法界者，一切如來真實自體。無始時來，自性清淨，具足種種過十方界極微塵數性相功德，無生無滅，猶如虛空，遍一切有情。平等共有，與一切法，不一不異，非有非無。離一切相，一切分別，一切名言，皆不能得。唯是清淨聖智所證，二空無我所顯，真如為其自性，諸聖分證，諸佛圓證。此清淨法界，即真如妙心，為諸佛果海之源，作群生實際之地，此皆是立宗之異名，非別有體。或言宗者，尊也，以心為宗，故云：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或言體者，性也，以心為體，故云：知一切法，即心自性。或言智者，以心為智，即是本性寂照之用，所以云：自覺聖智，普光明智等。若約義用而分，則體宗用別者會歸平等，則一道無差。所以《華嚴記》問云：等妙二位，全同如來普光明智者。結成入普，所以，此會說等妙二覺，二覺全同普光明智，即是會歸之義。

【問】等覺同妙覺，於理可然。妙覺之外，何有如來普光明智？為所同耶？

【答】說等覺，說妙覺，即是約位。普光明智，不屬因果，該通因果。其由自覺聖智超絕因果。故《楞伽經》妙覺位外，更立自覺聖智之位。亦猶佛性有因，有果，有因因，有果果。以因取之，是因佛性；以果取之，是果佛性。然則佛性非因非果。普光明智，亦復如是。體絕因果，為因果依，果方究竟，故雲如來。普光明智，或稱為本者，以心為本。故《涅槃疏》云：涅槃宗本者，諸行皆以大涅槃心為本，本立道生。如無綱目不立，無皮毛靡附。心為本故，其宗得立。

【問】若欲明宗，只合純提祖意，何用兼引諸佛菩薩言教，以為指南？故宗門中云：借蝦為眼，無自己

分，只成文字聖人，不入祖位。

【答】從上非是一向不許看教，恐慮不詳佛語，隨文生解，失於佛意，以負初心。或若因詮得旨，不作心境對治，直了佛心，又有何過？只如藥山和尚，一生看《大涅槃經》，手不釋卷。

時有學人問：「和尚尋常不許學人看經，和尚為什麼自看？」

師云：「只為遮眼。」

問：「學人還看得不？」

師云：「汝若看，牛皮也須穿。」

且如西天第一祖師，是本師釋迦牟尼佛，首傳摩訶迦葉為初祖，次第相傳。迄至此土六祖，皆是佛弟子。今引本師之語，訓示弟子，令因言薦道，見法知宗。不外馳求，親明佛意。得旨即入祖位，誰論頓漸之門？見性現證圓通，豈標前後之位？若如是者，何有相違？且如西天上代二十八祖、此土六祖，乃至洪州馬祖大師及南陽忠國師、鵝湖大義禪師、思空山本淨禪師等，並博通經論，圓悟自心，所有示徒，皆引誠證，終不出自胸臆，妄有指陳。是以綿曆歲華，真風不墜。以聖言為定量，邪偽難移；用至教為指南，依憑有據。故圭峰和尚云：謂諸宗始祖，即是釋迦。經是佛語，禪是佛意。諸佛心口，必不相違。諸祖相承根本，是佛親付；菩薩造論始末，唯弘佛經。況迦葉乃至鞠多弘傳，皆兼三藏。及馬鳴龍樹，悉是祖師，造論釋經，數十萬偈，觀風化物，無定事儀，所以凡稱知識，法爾須明佛語，印可自心。若不與了義一乘圓教相應，設證聖果，亦非究竟。今且錄一二以證斯文。洪州馬祖大師云：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，唯傳大乘一心之法，以《楞伽經》印眾生心，恐不信此一心之法。《楞伽經》云：佛語心為宗，無門為法門。何故佛語心為宗？佛語心者，即心即佛，今語即是心語，故云：佛語心為宗。無門為法門者，達本性空，更無一法，性自是門，性無有相，亦無有門，故云：無門為法門，亦名空門，亦名色門。何以故？空是法性空，色是法性色。無形相故，謂之空；知見無盡故，謂之色。故云：如來色無盡，智慧亦復然，隨生諸法處。復有無量三昧門，遠離內外知見情執，亦名總持門，亦名施門。謂不念內外善惡諸法，乃至皆是諸波羅蜜門。色身佛，是實相佛家用。經云：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皆從心想生，亦名法性家焰，亦法性功勳。菩薩行般若時，火燒三界內外諸物盡，於中不損一草葉，為諸法如相故。故經云：不壞於身而隨一相。今知自性是佛，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，更無一法可得，乃至真如不屬一切名，亦無無名。故經云：智不得有無。內外無求，任其本性，亦無任性之心。經云：種種意生身，我說為心量。即無心之心，無量之量。無名為真名，無求是真求。經云：夫求法者，應無所求。心外無別佛，佛外無別心。不取善，不作惡，淨穢兩邊俱不依。法無自性，三界唯心。經云：森羅及萬像，一法之所印。凡所見色，皆是見心。心不自心，因色故心；色不自色，因心故色。故經云：見色即是見心。南陽忠國師云：禪宗法者，應依佛語一乘了義，契取本原心地，轉相傳授，與佛道同。不得依於妄情及不了義教，橫作見解，疑誤後學，俱無利益。縱依師匠領受宗旨，若與了義教相應，即可依行；若不了義教，互不相許，譬如師子身中蟲，自食師子身中肉，非天魔外道，而能破滅佛法矣。

時有禪客問曰：「阿那個是佛心？」

師曰：「牆壁瓦礫，無情之物，並是佛心。」

禪客曰：「與經大相違也。經云：離牆壁瓦礫，無情之物，名為佛性。今雲一切無情之物皆是佛心，未審心之與性，為別不別？」

師曰：「迷人即別，悟人不別。」

禪客曰：「與經又相違也。經云：善男子，心非佛性，佛性是常，心是無常。今雲不別，未審此意如何？」

師曰：「汝自依語不依義。譬如寒月結水為冰，及至暖時釋冰成水。眾生迷時結性成心，悟時釋心成性。汝定執無情之物非心者，經不應言三界唯心。故《華嚴經》云：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今且問汝：無情之物，為在三界內？為在三界外？為復是心不是心？若非心者，經不應言三界唯心。若是心者，又不應言無性。汝自違經，我不違也。」

鵝湖大義禪師，因詔入內，遂問京城諸大師、大德：「汝等以何為道？」

或有對云：「知見為道。」

師云：「《維摩經》云：法離見聞覺知，雲何以知見為道？」

又有對云：「無分別為道。」

師云：「經云：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雲何以無分別為道？」

又皇帝問：「如何是佛性？」

答：「不離陛下所問。」是以或直指明心，或破執入道。以無方之辯，祛必定之執，運無得之智，屈有量之心。思空山本淨禪師，語京城諸大德云：「汝莫執心，此心皆因前塵而有。如鏡中像，無體可得。若執實有者，則失本原，常無自性。」《圓覺經》云：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。《楞伽經》云：不了心及緣，則生二妄想；了心及境界，妄想則不生。《維摩經》云：法非見聞覺知。且引三經，證斯真實。五祖下莊嚴大師，一生示徒，唯舉《維摩經·寶積長者贊佛頌》末四句，云：不著世間如蓮華，常善入於空寂行，達諸法相無掛礙，稽首如空無所依。

學人問云：「此是佛語，欲得和尚自語。」

師云：「佛語即我語，我語即佛語。」

是故初祖西來，創行禪道，欲傳心印，須假佛經，以《楞伽》為證明，知教門之所自。遂得外人息謗，內學稟承，祖胤大興，玄風廣被。是以初心始學之者，未自省發已前，若非聖教正宗，憑何修行進道？設不自生妄見，亦乃盡值邪師。故云：我眼本正，因師故邪。西天九十六種執見之徒，皆是斯類。故知木匪繩而靡直，理非教而不圓。如上略引二三，皆是大善知識，物外宗師，禪苑麟龍，祖門龜鏡。示一教而風行電卷，垂一語而山崩海枯。帝王親師，朝野歸命，叢林取則，後學稟承。終不率自胸襟，違於佛語。凡有釋疑去偽，顯性明宗，無不一一廣引經文，備彰佛意，所以永傳後嗣，不墜家風。若不然者，又焉得至今紹繼昌盛，法力如是，證驗非虛！又若欲研究佛乘，披尋寶藏，一一須消歸自己，言言使冥合真心。但莫執義上之文，隨語生見，直須探詮下之旨，契會本宗，則無師之智現前，天真之道不昧。如《華嚴經》云：知一切法，即心自性，成就慧身，不由他悟。故知教有助道之力，初心安可暫忘？細詳法利無邊，是乃搜揚纂集。且凡論宗旨，唯逗頓機，如日出照高山，馱馬見鞭影。所以丹霞和尚云：「相逢不擊出，舉意便知有。」如今《宗鏡》，尚不待舉意，便自知有。故《首楞嚴經》云：圓明瞭知，不因心念，揚眉動目，早是周遮。如先德頌云：便是猶倍句，動目即差違，若問曹溪旨，不更待揚眉。今為樂佛乘人，實未薦者，假以宗鏡，助顯真心，雖掛文言，妙旨斯在。俯收中下，盡被群機，但任當人，各資己利。百川雖潤，何妨大海廣含？五嶽自高，不礙太陽普照。根機莫等，樂欲匪同，於四門入處雖殊，在一真見時無別。如獲鳥者羅之一目，不可以一目為羅；理國者功在一人，不可以一人為國。如《內德論》云：夫一水無以和羹，一木無以構室，一衣不稱眾體，一藥不療殊疾，一彩無以為文繡，一聲無以諧琴瑟，一言無以勸眾善，一戒無以防多失，何得怪漸頓之異，令法門之專一？故云：如為一人，眾多亦然；如為眾多，一人亦然。豈同劣解凡情，而生局見？我此無礙廣大法門，如虛空非相，不拒諸相發揮，似法性無身，匪礙諸身頓現。須以六相義該攝，斷常之見方消；用十玄門融通，去取之情始絕。又若實得一聞千悟，獲大總持，即胡假言詮，無勞解釋。船筏為渡迷津之者，導師因引失路之人。凡關一切言詮，於圓宗所示，皆為未了，文字性離，即是解脫。迷一切諸法真實之性，向心外取法，而起文字見者，今還將文字對治，示其真實；若悟諸法本源，即不見有文字。及絲毫發現，方知一切諸法，即心自性，則境智融通，色空俱泯。當此親證圓明之際，入斯一法平等之時，又有何法是教而可離？何法是祖而可重？何法是頓而可取？何法是漸而可非？則知皆是識心，橫生分別。所以祖佛善巧，密佈權門，廣備教乘，方便逗會，才得見性，當下無心，乃藥病俱消，教觀鹹息。如《楞伽經》偈云：諸天及梵乘，聲聞緣覺乘，諸佛如來乘，我說此諸乘，乃至有心轉，諸乘非究竟。若彼心滅盡無乘及乘者，無有乘建立，我說為一乘，引導眾生故，分別說諸乘。故先德云：一翳在目，千華亂空；一妄在心，恆沙生滅。翳除華盡，妄滅證真；病差藥除，冰融水在。神丹九轉，點鐵成金；至理一言，轉凡成聖。狂心不歇，歇即菩提；鏡淨心明，本來是佛。

【問】如上所標，已知大意，何用向下更廣開釋？

【答】上根利智，宿習生知，才看題目「宗」之一字，已全入佛智海中，永斷纖疑，頓明大旨，則一言無不略盡，攝之無有遺餘。若直覽至一百卷終，乃至恆沙義趣，龍宮寶藏，鷲嶺金文，則殊說更無異途，舒

之遍周法界。以前略後廣，唯是一心，本卷末舒，皆同一際，終無異旨有隔前宗。都謂迷情妄興取捨，唯見紙墨文字，嫌卷軸多，但執寂默無言，欣為省要，皆是迷心徇境，背覺合塵。不窮動靜之本原，靡達一多之起處，偏生局見，唯懼多聞。如小乘之怖法空，似波旬之難眾善，以不達諸法真實性故，隨諸相轉，墮落有無。如《大涅槃經》云：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字一句，不作字相，不作句相，不作聞相，不作佛相，不作說相，如是義者，名無相相。釋曰：若雲即文字無相，是常見；若雲離文字無相，是斷見。又若執有相相，亦是常見；若執無相相，亦是斷見。但亡即離斷常，四句百非，一切諸見，其旨自現。當親現入《宗鏡》之時，何文言識智之能詮述乎？所以先德云：若覓經，了性真如無可聽；若覓法，難足山間問迦葉。大士持衣在此山，無情不用求專甲。斯則豈可運見聞覺知之心，作文字句義之解？若明宗達性之者，雖廣披尋，尚不見一字之相，終不作言詮之解。以迷心作物者，生斯紙墨之見耳。故《信心銘》云：六塵不惡，還同正覺，智者無為，愚人自縛。如斯達者，則六塵皆是真宗，萬法無非妙理。何局於管見，而迷於大旨耶？豈知諸佛廣大境界，菩薩作用之門？所以大海龍王，置十千之問；釋迦文佛，開八萬勞生之門；普慧菩薩，申二百之疑；普賢大士，答二千樂說之辯。如《華嚴經》普眼法門：假使有人以大海量墨，須彌聚筆，寫於此普眼法門，一品中一門，一門中一法，一法中一義，一義中一句，不得少分，何況能盡？又如《大涅槃經》中佛言：我所覺了一切諸法，如因大地生草木等，為諸眾生所宣說者，如手中葉。只如已所說法，教溢龍宮，龍樹菩薩，暫看有一百洛叉，出在人間，於西天尚百分未及一，翻來東土，故不足言，豈況未所說法耶？斯乃無盡妙旨，非淺智所知；性起法門，何劣解能覽？燕雀焉測鴻鵠之志，井蛙寧識滄海之淵？如師子大哮吼，狸不能為；如香象所負擔，驢不能勝；如毗沙門寶，貧不能等；如金翅鳥飛，鳥不能及。唯依情而起見，但逐物而意移。或說有而不涉空，或言空而不該有，或談略為多外之一，或立廣為一外之多，或離默而執言，或離言而求默，或據事外之理，或著理外之事，殊不能悟此自在圓宗。演廣非多，此是一中之多；標略非一，此是多中之一。談空不斷，斯乃即有之空；論有不常，斯乃即空之有。或有說亦得，此即默中說；或無說亦得，此即說中默。或理事相即亦得，此理是成事之理，此事是顯理之事；或理理相即亦得，以一如無二如，真性常融會；或事事相即亦得，此全理之事，一一無礙；或理事不即亦得；以全事之理非事，所依非能依，不隱真諦故，以全理之事非理，能依非所依，不壞俗諦故。斯則存泯一際，隱顯同時。如闡普眼之法門，皆是理中之義；似舒大千之經卷，非標心外之文。故經云：一法能生無量義，非聲聞緣覺之所知，不同但空孤調之詮，偏枯決定之見。今此無盡妙旨，標一法而眷屬隨生；圓滿性宗，舉一門而諸門普會。非純非雜，不一不多。如五味和其羹，雜彩成其繡，眾寶成其藏，百藥成其丸。邊表融通，義味周足，搜微抉妙，盡《宗鏡》中。依正混融，因果無礙；人法無二，初後同時。凡舉一門，皆能圓攝無盡法界，非內非外，不一不多。舒之則涉入重重，卷之則真門寂寂。如《華嚴經》中，師子座中，莊嚴具內，各出一佛世界塵數菩薩身雲，此是依正人法無礙。又如佛眉間出勝音等佛世界塵數菩薩，此是因果初後無礙。乃至剎土微塵，各各具無邊智德；毛孔身份，一一攝廣大法門。何故如是奇異難思？乃一心融即故爾。以要言之，但一切無邊差別佛事，皆不離無相真心而有。如《華嚴經》頌云：佛住甚深真法性，寂滅無相同虛空。而於第一實義中，示現種種所行事，所作利益眾生事，皆依法性而得有，相與無相無差別，入於究竟皆無相。又《攝大乘論》頌云：即諸三摩地，大師說為心，由心彩畫故，如所作事業。故知凡聖所作，真俗緣生。此一念之心，剎那起時，即具三性三無性六義。謂一念之心，是緣起法，是依他起。情計有實，即是遍計所執。體本空寂，即是圓成，即依三性說三無性，故六義具矣。若一念心起，具斯六義，即具一切法矣。以一切真俗萬法，不出三性三無性故。《法性論》云：凡在起滅，皆非性也。起無起性故，雖起而不常，滅無滅性，雖滅而不斷，如其有性，則陷於四見之網。又云：尋相以推性，見諸法之無性；尋性以求相，見諸法之無相。是以性相互推，悉皆無性。是以若執有性，墮四見之邪林；若了性空，歸一心之正道。故《華嚴經》云：自深入無自性真實法，亦令他入無自性真實法。心得安隱，以茲妙達，方入此宗，則物物冥真，言言契旨。若未親省，不發圓機，言之則乖宗，默之又致失，豈可以四句而取六情所知歟？但祖教並施，定慧雙照，自利利他，則無過矣。設有堅執已解，不信佛言，起自障心，絕他學路。今有十問以定紀綱：還得了了見性，如畫觀色，似文殊等不？還逢緣對境，見色聞聲，舉足下足，開眼合眼，悉得明宗，與道相應不？還覽一代時教，及從上祖師言句，聞深不怖，皆得諦了無疑不？還因差別問

難，種種征詰，能具四辯，盡決他疑不？還於一切時一切處，智照無滯，唵唵圓通，不見一法能為障礙，未曾一剎那中暫令間斷不？還於一切逆順好惡境界現前之時，不為間隔，盡識得破不？還於百法明門心境之內，一一得見微細體性根原起處，不為生死根塵之所惑亂不？還向四威儀中行住坐臥，欽承祇對，著衣吃飯，執作施為之時，一一辯得真實不？還聞說有佛無佛，有眾生無眾生，或贊或毀，或是或非，得一心不動不？還聞差別之智，皆能明達，性相俱通，理事無滯，無有一法不鑒其原，乃至千聖出世，得不疑不？若實未得如是功，不可起過頭欺誑之心，生自許知足之意。直須廣披至教，博問先知，徹祖佛自性之原，到絕學無疑之地，此時方可歇學灰息遊心，或自辦則禪觀相應，或為他則方便開示。設不能遍參法界，廣究群經，但細看《宗鏡》之中，自然得入。此是諸法之要，趣道之門。如守母以識子，得本而知末。提綱而孔孔皆正，牽衣而縷縷俱來。又如以師子筋為琴弦，音聲一奏，一切餘弦悉皆斷壞。此《宗鏡》力，亦復如是。舉之而萬類沈光，顯之而諸門泯跡。以此一則，則破千途，何須苦涉關津，別生岐路？所以志公歌云：六賊和光同塵，無力大難推託，內發解空無相，大乘力能翻卻。唯在玄覽得旨之時，可驗斯文究竟真實。

宗鏡錄卷第一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

第五章 宗鏡錄卷第五

詳夫！祖標禪理，傳默契之正宗；佛演教門，立詮下之大旨。則前賢所稟，後學有歸。是以先列《標宗章》。為有疑故問，以決疑故答。因問而疑情得啟，因答而妙解潛生。謂此圓宗難信難解，是第一之說，備最上之機。若不假立言詮，無以蕩其情執。因指得月，不無方便之門；獲兔忘罟，自合天真之道。次立《問答章》。但以時當末代，罕遇大機，觀淺心浮根微智劣，雖知宗旨的有所歸，問答決疑漸消惑障。欲堅信力，須假證明。廣引祖佛之誠言，密契圓常之大道，遍采經論之要旨，圓成決定之真心。後陳《引證章》。以此三章，通為一觀。搜羅該括，備盡於茲矣。

【問】先德云：若教我立宗定旨，如龜上覓毛，兔邊求角。《楞伽經》偈云：一切法不生，不應立是宗。何故標此章名？

【答】斯言遺滯！若無宗之宗，則宗說兼暢。古佛皆垂方便門，禪宗亦開一線道。切不可執方便而迷大旨，又不可廢方便而絕後陳。然機前無教，教後無實。設有一解一悟，皆是落後之事，屬第二頭。所以《大智度論》云：

以佛眼觀一切十方國土中一切物，尚不見無，何況有法？畢竟空法，能破顛倒，令菩薩成佛。是事尚不可得，何況凡夫顛倒有法？

今依祖佛言教之中，約今學人，隨見心性發明之處，立心為宗。是故西天釋迦文佛云：佛語心為宗，無門為法門。此土初祖達磨大師云：以心傳心，不立文字。則佛佛手授，授斯旨；祖祖相傳，傳此心。已上約祖佛所立宗旨，又諸賢聖所立宗體者。杜順和尚依《華嚴經》，立自性清淨圓明體，此即是如來藏中法性之體。從本已來，性自滿足，處染不垢，修治不淨，故雲自性清淨；性體遍照，無幽不顯，故曰圓明。又隨流加染而不垢，返流除染而不淨。亦可在聖體而不增，處凡身而不減。雖有隱顯之殊，而無差別之異。煩惱覆之則隱，智慧了之則顯。非生因之所生，唯了因之所了。斯即一切眾生自心之體。靈知不昧，寂照無遺。非但華嚴之宗，亦是一切教體。《佛地論》，立一清淨法界體。論云：清淨法界者，一切如來真實自體。無始時來，自性清淨，具足種種過十方界極微塵數性相功德，無生無滅，猶如虛空，遍一切有情。平等共有，與一切法，不一不異，非有非無。離一切相，一切分別，一切名言，皆不能得。唯是清淨聖智所證，二空無我所顯，真如為其自性，諸聖分證，諸佛圓證。此清淨法界，即真如妙心，為諸佛果海之源，作群生實際之地，此皆是立宗之異名，非別有體。或言宗者，尊也，以心為宗，故云：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或言體者，性也，以心為體，故云：知一切法，即心自性。或言智者，以心為智，即是本性寂照之用，所以云：自覺聖智，普光明智等。若約義用而分，則體宗用別者會歸平等，則一道無差。所以《華嚴記》問云：等妙二位，全同如來普光明智者。結成入普，所以，此會說等妙二覺，二覺全同普光明智，即是會歸之義。

【問】等覺同妙覺，於理可然。妙覺之外，何有如來普光明智？為所同耶？

【答】說等覺，說妙覺，即是約位。普光明智，不屬因果，該通因果。其由自覺聖智超絕因果。故《楞伽經》妙覺位外，更立自覺聖智之位。亦猶佛性有因，有果，有因因，有果果。以因取之，是因佛性；以果取之，是果佛性。然則佛性非因非果。普光明智，亦復如是。體絕因果，為因果依，果方究竟，故雲如來。普光明智，或稱為本者，以心為本。故《涅槃疏》云：涅槃宗本者，諸行皆以大涅槃心為本，本立道生。如無綱目不立，無皮毛靡附。心為本故，其宗得立。

【問】若欲明宗，只合純提祖意，何用兼引諸佛菩薩言教，以為指南？故宗門中云：借蝦為眼，無自己

分，只成文字聖人，不入祖位。

【答】從上非是一向不許看教，恐慮不詳佛語，隨文生解，失於佛意，以負初心。或若因詮得旨，不作心境對治，直了佛心，又有何過？只如藥山和尚，一生看《大涅槃經》，手不釋卷。

時有學人問：「和尚尋常不許學人看經，和尚為什麼自看？」

師云：「只為遮眼。」

問：「學人還看得不？」

師云：「汝若看，牛皮也須穿。」

且如西天第一祖師，是本師釋迦牟尼佛，首傳摩訶迦葉為初祖，次第相傳。迄至此土六祖，皆是佛弟子。今引本師之語，訓示弟子，令因言薦道，見法知宗。不外馳求，親明佛意。得旨即入祖位，誰論頓漸之門？見性現證圓通，豈標前後之位？若如是者，何有相違？且如西天上代二十八祖、此土六祖，乃至洪州馬祖大師及南陽忠國師、鵝湖大義禪師、思空山本淨禪師等，並博通經論，圓悟自心，所有示徒，皆引誠證，終不出自胸臆，妄有指陳。是以綿曆歲華，真風不墜。以聖言為定量，邪偽難移；用至教為指南，依憑有據。故圭峰和尚云：謂諸宗始祖，即是釋迦。經是佛語，禪是佛意。諸佛心口，必不相違。諸祖相承根本，是佛親付；菩薩造論始末，唯弘佛經。況迦葉乃至鞠多弘傳，皆兼三藏。及馬鳴龍樹，悉是祖師，造論釋經，數十萬偈，觀風化物，無定事儀，所以凡稱知識，法爾須明佛語，印可自心。若不與了義一乘圓教相應，設證聖果，亦非究竟。今且錄一二以證斯文。洪州馬祖大師云：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，唯傳大乘一心之法，以《楞伽經》印眾生心，恐不信此一心之法。《楞伽經》云：佛語心為宗，無門為法門。何故佛語心為宗？佛語心者，即心即佛，今語即是心語，故云：佛語心為宗。無門為法門者，達本性空，更無一法，性自是門，性無有相，亦無有門，故云：無門為法門，亦名空門，亦名色門。何以故？空是法性空，色是法性色。無形相故，謂之空；知見無盡故，謂之色。故云：如來色無盡，智慧亦復然，隨生諸法處。復有無量三昧門，遠離內外知見情執，亦名總持門，亦名施門。謂不念內外善惡諸法，乃至皆是諸波羅蜜門。色身佛，是實相佛家用。經云：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皆從心想生，亦名法性家焰，亦法性功勳。菩薩行般若時，火燒三界內外諸物盡，於中不損一草葉，為諸法如相故。故經云：不壞於身而隨一相。今知自性是佛，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，更無一法可得，乃至真如不屬一切名，亦無無名。故經云：智不得有無。內外無求，任其本性，亦無任性之心。經云：種種意生身，我說為心量。即無心之心，無量之量。無名為真名，無求是真求。經云：夫求法者，應無所求。心外無別佛，佛外無別心。不取善，不作惡，淨穢兩邊俱不依。法無自性，三界唯心。經云：森羅及萬像，一法之所印。凡所見色，皆是見心。心不自心，因色故心；色不自色，因心故色。故經云：見色即是見心。南陽忠國師云：禪宗法者，應依佛語一乘了義，契取本原心地，轉相傳授，與佛道同。不得依於妄情及不了義教，橫作見解，疑誤後學，俱無利益。縱依師匠領受宗旨，若與了義教相應，即可依行；若不了義教，互不相許，譬如師子身中蟲，自食師子身中肉，非天魔外道，而能破滅佛法矣。

時有禪客問曰：「阿那個是佛心？」

師曰：「牆壁瓦礫，無情之物，並是佛心。」

禪客曰：「與經大相違也。經云：離牆壁瓦礫，無情之物，名為佛性。今雲一切無情之物皆是佛心，未審心之與性，為別不別？」

師曰：「迷人即別，悟人不別。」

禪客曰：「與經又相違也。經云：善男子，心非佛性，佛性是常，心是無常。今雲不別，未審此意如何？」

師曰：「汝自依語不依義。譬如寒月結水為冰，及至暖時釋冰成水。眾生迷時結性成心，悟時釋心成性。汝定執無情之物非心者，經不應言三界唯心。故《華嚴經》云：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今且問汝：無情之物，為在三界內？為在三界外？為復是心不是心？若非心者，經不應言三界唯心。若是心者，又不應言無性。汝自違經，我不違也。」

鵝湖大義禪師，因詔入內，遂問京城諸大師、大德：「汝等以何為道？」

或有對云：「知見為道。」

師云：「《維摩經》云：法離見聞覺知，雲何以知見為道？」

又有對云：「無分別為道。」

師云：「經云：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雲何以無分別為道？」

又皇帝問：「如何是佛性？」

答：「不離陛下所問。」是以或直指明心，或破執入道。以無方之辯，祛必定之執，運無得之智，屈有量之心。思空山本淨禪師，語京城諸大德云：「汝莫執心，此心皆因前塵而有。如鏡中像，無體可得。若執實有者，則失本原，常無自性。」《圓覺經》云：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。《楞伽經》云：不了心及緣，則生二妄想；了心及境界，妄想則不生。《維摩經》云：法非見聞覺知。且引三經，證斯真實。五祖下莊嚴大師，一生示徒，唯舉《維摩經·寶積長者贊佛頌》末四句，云：不著世間如蓮華，常善入於空寂行，達諸法相無掛礙，稽首如空無所依。

學人問云：「此是佛語，欲得和尚自語。」

師云：「佛語即我語，我語即佛語。」

是故初祖西來，創行禪道，欲傳心印，須假佛經，以《楞伽》為證明，知教門之所自。遂得外人息謗，內學稟承，祖胤大興，玄風廣被。是以初心始學之者，未自省發已前，若非聖教正宗，憑何修行進道？設不自生妄見，亦乃盡值邪師。故云：我眼本正，因師故邪。西天九十六種執見之徒，皆是斯類。故知木匪繩而靡直，理非教而不圓。如上略引二三，皆是大善知識，物外宗師，禪苑麟龍，祖門龜鏡。示一教而風行電卷，垂一語而山崩海枯。帝王親師，朝野歸命，叢林取則，後學稟承。終不率自胸襟，違於佛語。凡有釋疑去偽，顯性明宗，無不一一廣引經文，備彰佛意，所以永傳後嗣，不墜家風。若不然者，又焉得至今紹繼昌盛，法力如是，證驗非虛！又若欲研究佛乘，披尋寶藏，一一須消歸自己，言言使冥合真心。但莫執義上之文，隨語生見，直須探詮下之旨，契會本宗，則無師之智現前，天真之道不昧。如《華嚴經》云：知一切法，即心自性，成就慧身，不由他悟。故知教有助道之力，初心安可暫忘？細詳法利無邊，是乃搜揚纂集。且凡論宗旨，唯逗頓機，如日出照高山，馱馬見鞭影。所以丹霞和尚云：「相逢不擊出，舉意便知有。」如今《宗鏡》，尚不待舉意，便自知有。故《首楞嚴經》云：圓明瞭知，不因心念，揚眉動目，早是周遮。如先德頌云：便是猶倍句，動目即差違，若問曹溪旨，不更待揚眉。今為樂佛乘人，實未薦者，假以宗鏡，助顯真心，雖掛文言，妙旨斯在。俯收中下，盡被群機，但任當人，各資己利。百川雖潤，何妨大海廣含？五嶽自高，不礙太陽普照。根機莫等，樂欲匪同，於四門入處雖殊，在一真見時無別。如獲鳥者羅之一目，不可以一目為羅；理國者功在一人，不可以一人為國。如《內德論》云：夫一水無以和羹，一木無以構室，一衣不稱眾體，一藥不療殊疾，一彩無以為文繡，一聲無以諧琴瑟，一言無以勸眾善，一戒無以防多失，何得怪漸頓之異，令法門之專一？故云：如為一人，眾多亦然；如為眾多，一人亦然。豈同劣解凡情，而生局見？我此無礙廣大法門，如虛空非相，不拒諸相發揮，似法性無身，匪礙諸身頓現。須以六相義該攝，斷常之見方消；用十玄門融通，去取之情始絕。又若實得一聞千悟，獲大總持，即胡假言詮，無勞解釋。船筏為渡迷津之者，導師因引失路之人。凡關一切言詮，於圓宗所示，皆為未了，文字性離，即是解脫。迷一切諸法真實之性，向心外取法，而起文字見者，今還將文字對治，示其真實；若悟諸法本源，即不見有文字。及絲毫發現，方知一切諸法，即心自性，則境智融通，色空俱泯。當此親證圓明之際，入斯一法平等之時，又有何法是教而可離？何法是祖而可重？何法是頓而可取？何法是漸而可非？則知皆是識心，橫生分別。所以祖佛善巧，密佈權門，廣備教乘，方便逗會，才得見性，當下無心，乃藥病俱消，教觀鹹息。如《楞伽經》偈云：諸天及梵乘，聲聞緣覺乘，諸佛如來乘，我說此諸乘，乃至有心轉，諸乘非究竟。若彼心滅盡無乘及乘者，無有乘建立，我說為一乘，引導眾生故，分別說諸乘。故先德云：一翳在目，千華亂空；一妄在心，恆沙生滅。翳除華盡，妄滅證真；病差藥除，冰融水在。神丹九轉，點鐵成金；至理一言，轉凡成聖。狂心不歇，歇即菩提；鏡淨心明，本來是佛。

【問】如上所標，已知大意，何用向下更廣開釋？

【答】上根利智，宿習生知，才看題目「宗」之一字，已全入佛智海中，永斷纖疑，頓明大旨，則一言無不略盡，攝之無有遺餘。若直覽至一百卷終，乃至恆沙義趣，龍宮寶藏，鷲嶺金文，則殊說更無異途，舒

之遍周法界。以前略後廣，唯是一心，本卷末舒，皆同一際，終無異旨有隔前宗。都謂迷情妄興取捨，唯見紙墨文字，嫌卷軸多，但執寂默無言，欣為省要，皆是迷心徇境，背覺合塵。不窮動靜之本原，靡達一多之起處，偏生局見，唯懼多聞。如小乘之怖法空，似波旬之難眾善，以不達諸法真實性故，隨諸相轉，墮落有無。如《大涅槃經》云：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字一句，不作字相，不作句相，不作聞相，不作佛相，不作說相，如是義者，名無相相。釋曰：若雲即文字無相，是常見；若雲離文字無相，是斷見。又若執有相相，亦是常見；若執無相相，亦是斷見。但亡即離斷常，四句百非，一切諸見，其旨自現。當親現入《宗鏡》之時，何文言識智之能詮述乎？所以先德云：若覓經，了性真如無可聽；若覓法，難足山間問迦葉。大士持衣在此山，無情不用求專甲。斯則豈可運見聞覺知之心，作文字句義之解？若明宗達性之者，雖廣披尋，尚不見一字之相，終不作言詮之解。以迷心作物者，生斯紙墨之見耳。故《信心銘》云：六塵不惡，還同正覺，智者無為，愚人自縛。如斯達者，則六塵皆是真宗，萬法無非妙理。何局於管見，而迷於大旨耶？豈知諸佛廣大境界，菩薩作用之門？所以大海龍王，置十千之問；釋迦文佛，開八萬勞生之門；普慧菩薩，申二百之疑；普賢大士，答二千樂說之辯。如《華嚴經》普眼法門：假使有人以大海量墨，須彌聚筆，寫於此普眼法門，一品中一門，一門中一法，一法中一義，一義中一句，不得少分，何況能盡？又如《大涅槃經》中佛言：我所覺了一切諸法，如因大地生草木等，為諸眾生所宣說者，如手中葉。只如已所說法，教溢龍宮，龍樹菩薩，暫看有一百洛叉，出在人間，於西天尚百分未及一，翻來東土，故不足言，豈況未所說法耶？斯乃無盡妙旨，非淺智所知；性起法門，何劣解能覽？燕雀焉測鴻鵠之志，井蛙寧識滄海之淵？如師子大哮吼，狸不能為；如香象所負擔，驢不能勝；如毗沙門寶，貧不能等；如金翅鳥飛，鳥不能及。唯依情而起見，但逐物而意移。或說有而不涉空，或言空而不該有，或談略為多外之一，或立廣為一外之多，或離默而執言，或離言而求默，或據事外之理，或著理外之事，殊不能悟此自在圓宗。演廣非多，此是一中之多；標略非一，此是多中之一。談空不斷，斯乃即有之空；論有不常，斯乃即空之有。或有說亦得，此即默中說；或無說亦得，此即說中默。或理事相即亦得，此理是成事之理，此事是顯理之事；或理理相即亦得，以一如無二如，真性常融會；或事事相即亦得，此全理之事，一一無礙；或理事不即亦得；以全事之理非事，所依非能依，不隱真諦故，以全理之事非理，能依非所依，不壞俗諦故。斯則存泯一際，隱顯同時。如闡普眼之法門，皆是理中之義；似舒大千之經卷，非標心外之文。故經云：一法能生無量義，非聲聞緣覺之所知，不同但空孤調之詮，偏枯決定之見。今此無盡妙旨，標一法而眷屬隨生；圓滿性宗，舉一門而諸門普會。非純非雜，不一不多。如五味和其羹，雜彩成其繡，眾寶成其藏，百藥成其丸。邊表融通，義味周足，搜微抉妙，盡《宗鏡》中。依正混融，因果無礙；人法無二，初後同時。凡舉一門，皆能圓攝無盡法界，非內非外，不一不多。舒之則涉入重重，卷之則真門寂寂。如《華嚴經》中，師子座中，莊嚴具內，各出一佛世界塵數菩薩身雲，此是依正人法無礙。又如佛眉間出勝音等佛世界塵數菩薩，此是因果初後無礙。乃至剎土微塵，各各具無邊智德；毛孔身份，一一攝廣大法門。何故如是奇異難思？乃一心融即故爾。以要言之，但一切無邊差別佛事，皆不離無相真心而有。如《華嚴經》頌云：佛住甚深真法性，寂滅無相同虛空。而於第一實義中，示現種種所行事，所作利益眾生事，皆依法性而得有，相與無相無差別，入於究竟皆無相。又《攝大乘論》頌云：即諸三摩地，大師說為心，由心彩畫故，如所作事業。故知凡聖所作，真俗緣生。此一念之心，剎那起時，即具三性三無性六義。謂一念之心，是緣起法，是依他起。情計有實，即是遍計所執。體本空寂，即是圓成，即依三性說三無性，故六義具矣。若一念心起，具斯六義，即具一切法矣。以一切真俗萬法，不出三性三無性故。《法性論》云：凡在起滅，皆非性也。起無起性故，雖起而不常，滅無滅性，雖滅而不斷，如其有性，則陷於四見之網。又云：尋相以推性，見諸法之無性；尋性以求相，見諸法之無相。是以性相互推，悉皆無性。是以若執有性，墮四見之邪林；若了性空，歸一心之正道。故《華嚴經》云：自深入無自性真實法，亦令他入無自性真實法。心得安隱，以茲妙達，方入此宗，則物物冥真，言言契旨。若未親省，不發圓機，言之則乖宗，默之又致失，豈可以四句而取六情所知歟？但祖教並施，定慧雙照，自利利他，則無過矣。設有堅執已解，不信佛言，起自障心，絕他學路。今有十問以定紀綱：還得了了見性，如畫觀色，似文殊等不？還逢緣對境，見色聞聲，舉足下足，開眼合眼，悉得明宗，與道相應不？還覽一代時教，及從上祖師言句，聞深不怖，皆得諦了無疑不？還因差別問

難，種種征詰，能具四辯，盡決他疑不？還於一切時一切處，智照無滯，唵唵圓通，不見一法能為障礙，未曾一剎那中暫令間斷不？還於一切逆順好惡境界現前之時，不為間隔，盡識得破不？還於百法明門心境之內，一一得見微細體性根原起處，不為生死根塵之所惑亂不？還向四威儀中行住坐臥，欽承祇對，著衣吃飯，執作施為之時，一一辯得真實不？還聞說有佛無佛，有眾生無眾生，或贊或毀，或是或非，得一心不動不？還聞差別之智，皆能明達，性相俱通，理事無滯，無有一法不鑒其原，乃至千聖出世，得不疑不？若實未得如是功，不可起過頭欺誑之心，生自許知足之意。直須廣披至教，博問先知，徹祖佛自性之原，到絕學無疑之地，此時方可歇學灰息遊心，或自辦則禪觀相應，或為他則方便開示。設不能遍參法界，廣究群經，但細看《宗鏡》之中，自然得入。此是諸法之要，趣道之門。如守母以識子，得本而知末。提綱而孔孔皆正，牽衣而縷縷俱來。又如以師子筋為琴弦，音聲一奏，一切餘弦悉皆斷壞。此《宗鏡》力，亦復如是。舉之而萬類沈光，顯之而諸門泯跡。以此一則，則破千途，何須苦涉關津，別生岐路？所以志公歌云：六賊和光同塵，無力大難推託，內發解空無相，大乘力能翻卻。唯在玄覽得旨之時，可驗斯文究竟真實。

宗鏡錄卷第一 丙午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